



江北運程卷三十六提綱

江南淮安府揚州府

黃河以南淮揚兩府之水與運河相吐納者率皆右亢左卑西增

東減

利漕而不病民良煩經畫矣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提綱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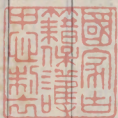
其言仙不說凡其意恐盡矣

其別

黃河以南淮揚兩府之水與運河相吐納者率皆右亢左卑西增

江南新安府揚州府

江北運程卷三十六提綱



江北運程卷三十六

甘泉董恂醞卿甫輯

江南淮安府揚州府

東減。黃河以南淮揚兩府之水與運河相吐納者率皆右亢左卑西增

皇朝通志運河分淮水一支東流折東北經清江浦前東南流

經淮安府城西其東岸洩水支河口為潤河為射陽湖又南流

東岸為涇河為廣洋湖又南經寶應湖口北東岸有洩水支河

入廣洋湖又經寶應縣西西岸濱寶應湖東岸皆有洩水支河

又南經高郵州城西又南經邵伯湖東又南東岸并有洩水支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一

河折西南經揚州府城東分二派一南流又分支津先後由瓜

洲入江一西南流經儀徵縣東北又經城南西南流入於江水

道提綱運河於清口黃淮交匯之南分淮水一支東流出

御示牘

折東北流分為二支以節水勢經清江浦前出龍王牘折向南

而東南流出板牘又南流經淮安府城西稍南東岸有洩水子

河口子河東為潤河東至廟灣為射陽湖東入海又南流東岸有涇河牘涇河東南至寶應東

匯諸水為又南西岸為寶應湖北口有黃浦牘西北去洪澤湖之高家堰僅六

十里湖水漲即東岸有支河以竹落埧捍之洩湖口水支河東南入廣

南下寶應湖湖僅數里許經寶應縣城西有支河東入城東入廣

洋又東南流西岸去寶應湖僅數里許經寶應縣城西有支河東入城東入廣

湖 又南流有支河。東入廣洋湖。又南流。西岸濱湖有朱馬灣。牐

支河口。又南有小九旬牐支河口。又南有狼兒牐支河口。卽泥

恂按當是汜字之訛水鎮也。又南有越河牐支河口。又南有永安牐。有七

里牐。俱有支河。又南東岸爲界首鎮。又南西岸濱高郵湖。東岸

有支河。東出爲三王溝。以上諸支河俱匯爲廣洋湖北注潤河又濱湖而南。經永

安江西。有二牐支河。又南有頭牐支河。又東合注興化東北至鹽城入海又南

經高郵州城西。折而東。經城西南。稍與湖隔。相去半里一里東岸有支

河口二。俱自州南合流東趨興化又南爲火燒牐支河。以下河俱東匯爲綠洋湖又東南

與湖連岸。爲露筋祠牐支河口。又南爲嵇家牐支河口。其西邵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伯湖也。又東南至金灣。東岸有支河口。四。俱東匯綠洋湖經邵伯鎮西

又南爲三牐。東派爲人字河。又南至灣頭鎮西北有支河口。又

南有夏恂按當是廖字之訛家溝口。皆洩水東南爲芒稻河南入江稍折西南流。經揚州

府城東。折而西南於城南南流。分爲二派。曰三岔河。一南流經

頭牐。續行水金鑑今按江防廳册無又分支津。東南經瓜洲城南入江。其正派

稍西南經四牐。續行水金鑑今按江防廳册無南入江爲運河口。南對江南一之京口

西南流數十里。有帶子溝。北自陳公塘來注之。又西南。經儀真

縣城東北爲響水牐。又南經城東爲通濟牐。稍南爲羅口牐。恂按

當是羅四。經城南而西南入江。南對句容北境之炭渚驛及河口鎮當江近岸有北新洲恂

牐之訛。

按以上敘運河經流。運河南北三百里。寶應高郵邵伯三湖相連。實一巨

澤。卽古三十六陂水也。北自黃浦。南至三牖。經寶應高郵運

河岸。西長二百餘里。在寶應西關二三十里。自泥按當是汜字之訛水

鎮南至邵伯鎮。東西闊六七十里。狹處亦五十里。西北自洪澤

湖隄岸以南。溝渠野水。悉以此湖爲壑。其經流所注。有石梁河。

西自天長縣來注之。口正當高郵西南。邵伯湖正西也。石梁河源出天長縣西

界。覆釜山。東南流有汶澗河。自南來注之。合東流經汶澗鎮。又

東經石梁鎮。曰石梁河。又東經城北。又東經城門鄉之東南。入

邵伯湖。按以上敘運河西岸入運之水。運河以東。洩水諸河。其東北於雙洋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港當尖港射陽湖三口入海者。曰澗河。西南自山陽阜甯東南

境。寶應西南東境之水。悉會於鹽城北境也。自射陽口以南。洩

水入海之口有六。曰野湖洋。曰新洋港。皆在鹽城東北。曰大圍

口。在其東南。曰鬪龍港。曰苦水洋。曰天開河頭。皆在興化東境。

凡高郵南北支河。東趨興化北。爲大縱湖海溝河。東爲白塗車

路梓新三河。由此注海。高郵北寶應水。三王溝澗河。俱匯爲廣

洋湖。高郵南水。俱匯爲綠洋湖。至興化以南。水由高郵東南匯

爲綠洋湖者。分流南入大江。自芒稻河口而東南上承鹽河之

委。曰秦塘港。曰白塔河。曰泰州西南河。曰泰興縣南河。曰如臯

縣南河曰通州南河。其江口有六支渠交錯。其貫通北南者有二。西爲阜甯東南境通澗河。南爲西塘河。經鹽城西境興化北境爲大縱湖。南夾縣東西復合而南。至泰州北。又東南至泰興如臯水亦自東北來會入江。是也。東爲串場河北自鹽城北境之上岡鎮南經新興五佑諸場。東南至菱角觜之呂四餘東諸場。是也。倘按以上敘運河東岸洩運之水倘按石亢左卑。西增東減。淮揚兩府運河形勢大致如是。第其中亦有參差者。揚州水道記言。南河成案。乾隆四十二年。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高晉薩載曰。高晉等奏西岸寶應諸湖較低。運河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四

水面數尺。擬修厝座以備水大時分洩入湖。又稱應將西隄通湖港堵閉。使湖水由靠裏之二河分流入運。歸江等語。所奏殊未明晰。寶應諸湖在運河西岸。本爲潴水之區。且高堰五埧減下之水亦必歸入湖內。設遇盛漲之時。不能不有所宣洩。勢必由運入江。并無逕行歸江之水。今稱寶應運河轉高於湖。水大時必須洩入湖內。竟似以寶應諸湖爲運河洩水之地。又云湖水由靠裏之二河分流入運。歸江。則是湖水仍不得不由運入江矣。何以在寶應則河高湖低。轉藉湖以納水。又自何處復湖高於運。湖水得以由運河而歸江。其故殊未深悉。或嚮日情形卽係如此。抑近年來寶應運河獨自淤高。故爲

此通融遷就之計均未詳悉聲明難以懸定著傳諭高晉薩載卽將淮揚一帶湖河高低形勢確切繪圖並將某處運河淺深若干丈尺及何處洩運入湖何處引湖入運以歸江之路逐一詳細黏簽據實覆奏。高晉薩載原奏及覆奏各摺全文並詳見下。尋奏言西岸實應諸湖周迴三百餘里

湖面寬闊水勢一律相平而運口以至瓜洲計高十四丈有奇北高南下勢若建瓴是以三溝牐之下不設隄防下游邵伯一帶湖河相通向來形勢卽係如此並非近年遷變臣等測量實應運河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一二尺河面高湖面一丈二尺

水金鑑作一丈二寸汜水汛運河水深六七八尺河面高湖面六尺七寸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五

永安汛運河水深六七尺河面高湖面五尺五寸迤下六漫牐至萬家塘一帶河面高湖面四尺五寸及二尺九寸一尺八寸不等迨至高郵一帶運河水深五六七尺河面與湖面相平唯露筋牐以下至三溝牐通湖港一帶則湖面高於河面自二寸四寸至一尺不等此高郵以上河高湖低高郵以下湖高河低之實在情形也。此句點睛最爲扼要續行水金鑑節去非是臣等前請將三溝牐迤

下通湖港一道築埧堵閉使湖水由向裏二河行走至邵伯西岸各港入運仍從金灣等牐下注歸江其去路原未改易止令湖水從靠裏二河之鰍魚各港入運距三溝牐較遠俾三溝牐

以下運河水勢不爲湖水橫衝兜阻。則運河上游之水迅行於湖水歸江之路仍無阻礙。至寶應西岸修建牐座之處。臣等因淮揚運河縣長三百餘里。遇有盛漲。一綫運河下注。不免壅潰。查運河東岸牐座。水大時下河民田形如釜底。未便將河水洩入。唯有西岸寶應臨湖一帶。河高於湖面數尺。儘可宣洩。查從前原有竹絡埧三里溝滾埧及減水牐等處分洩運河有餘之水。近因年久損壞。是以酌請於三里溝上下修建石牐二座。以備減洩。

上諭聞淮揚運河久未挑濬。河身逐漸淤高。不特有礙漕船。或遇水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六

大之年河淤則易致泛濫。所係甚大。著傳諭高晉薩載卽速將淮揚運河逐段查勘。測量有應行挑濬者。迅卽確實勘估。一面擇日興工。一面奏聞。不可稍存惜費之見。致有貽誤。務使河身一律寬深。期於運道。河防均有裨益。欽此。仰見

皇

上垂念河防。訓示周詳。至意伏查淮揚運河綿長三百四十餘里。自乾隆二年大挑後。歷四十載。其間水勢大小不一。黃水入運。已非一次。流沙自難免停積。如三十三三十九等年。黃水倒灌。淮安上下河身淤高。丈許水深。僅三四五尺。迨後清水

聖

明指示。開挑新河。黃流順軌。清水暢出。運河無倒灌之事。日漸刷

深。寶應以上現水深一丈三四尺不等。惟寶應以下河身間有淤灘。推原其故。蓋東岸設有牐埧涵洞。遇早年雨少。下河

民田需水。不得不開放以濟灌溉。彼時重載商船。不無淺滯。若重運糧艘。過此一經閉板。則水仍復舊。通行無阻。此臣等

歷年勘驗。淮揚運河之情形也。第河身不能一律寬深。遇盛漲時。旣慮拍岸平隄。早乾時。又慮水小。河淺。今蒙

聖

恩飭將應行挑濬之處。確估興工。遵卽會同親勘。並率道將廳營

逐段測量。上自河口三牐。下至寶應交界。計一百餘里。現在

水深一丈三四尺不等實應交界起至高郵計一百四十餘里現在深者丈餘淺者五六七八尺兜灣兩頭淤有灘嘴其邵伯下至瓜洲江口計一百餘里木無隄防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一二尺不等就目前水勢而論兩岸隄至尙高出水面三四尺至六七尺不等春水小則現深五六尺者又須消落一勢大小靡常一至冬春水小則現深五六尺者又須消落一二尺便覺淺滯似此淺者不過間段七八處長亦不過數十丈至百餘丈不等若築堤與挑既工段零星且南北船隻必致阻隔似可無庸大興工作然有淺處自應設法辦理以期一律深通臣等酌擬將凡有淤淺及河形彎曲淤出灘嘴閘堰挑空即將挑土加培兩岸卑薄隄至又實應舊有洪濟石厠一座厠門僅寬二尺四寸水行至此爲之一束致下游河底積沙未能暢刷兩頭淤土亦難滌盡該厠建自前明久無啟閉原屬多設今擬仿照雙金厠六漫厠拆除之法將兩厠牆拆去河面展寬則水勢可以暢行下游淤沙均易刷動可收以水刷沙之益卽遇水小亦可無虞淺阻再西岸寶應諸湖較低運河水而數尺舊有三里溝滾坵原係分洩運河盛漲之水年久損壞三十九年卽經堵閉恐致掣溜今擬於三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七

里溝上酌添洩水厠一座又三里溝下舊有減水厠一座厠牆亦經損傷不能開放洩水並應估修以備水大時分洩入湖則上游暴漲可減又運河西隄至三溝厠而止厠外有通湖港一迤湖水匯入運河是運河水至此又未免爲其兜阻應將是港堵閉使湖水由隄裏之二河分流入運歸江亦可免運河下流壅遏其運河東岸各厠洞俱屬完固惟黃浦舊厠厠底敲裂串水亦應修整則兩岸節宣有路卽遇水大亦可無虞泛濫以上皆河工應辦之事臣等不敢稍存惜費之見亦不敢無事生工糜費錢糧總期上下河道水小足敷濟運水大不致漫溢倘按此疏在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寶應諸湖較低運河水而數尺之說始見於此

高晉薩載

又疏奉

上

諭薩載奏稱山陽寶應高郵一帶運河水深六七尺至一丈二

三尺不等是淮揚運河尙屬深通前聞運河久未挑濬河身逐漸淤高恐日久易致泛溢於運道河防關係甚大曾降旨令高晉薩載將運河逐段查勘測量如有應行挑濬者迅卽確實勘估奏聞今薩載於未接奉前旨時奏到之摺所稱運河之水最小者尙有六七尺於運道不致淺阻則前此所聞淮揚河底漸高之語或

係向年黃水倒漾時間有停淤遂爾傳聞過甚今清水遠出刷黃不復有倒漾之患則運河自不虞淤淺又不藉興工挑濬但該處情形是否如此難於懸定著傳諭高晉薩載卽行詳細查明迅速據實覆奏欽此伏查淮揚運河前奉

諭旨

逐段測量隨經籌議將淤淺灣曲灘嘴挑空卽將挑土築隄並將洪濟舊牐拆除又三溝牐下通湖港堵閉並於運河兩岸修建牐座辦理情形前經恭摺奏請

聖訓 茲復欽奉

上諭 更得有所遵循查淮揚運道河底漸高之說誠如

聖明洞鑒尙係向年黃水倒灌時停淤之事邇年清水遠出刷黃不復倒灌運河不虞淤淺今測量水勢止須將至淺處間段疏

治卽可一律深通毋庸大興工作臣等恭候前奏奉到

硃批 妥酌確估辦理斷不敢草率從事亦不敢無事生工倘按此奏

在是年十二月二日疏入奉

上諭 高晉薩載覆奏查勘淮揚運河一摺自應如此隨宜妥辦至所

稱西岸寶應諸湖較低運河水面數尺擬修牐座以備水大時分

波入湖又應將西隄之通湖港堵閉使湖水由隄裏之二河分流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八

入運歸江等語所奏殊未明晰寶應諸湖在運河西岸本爲潄水之區且高堰五埧減下之水亦必歸入湖內設遇盛漲之時不能不有所宣洩勢必由運入江並無徑行歸江之水今稱寶應運河轉高於湖水大時必須洩入湖內竟似以寶應諸湖爲運河洩水之地又云湖水由隄裏之二河分流入運歸江則是湖水仍不得不由運入江矣何以在寶應則河高湖低轉藉湖以納水又至何處復湖高於運湖水得以由運河歸江其故殊未深悉或向日情形卽係如此抑係近年來寶應運河獨自淤高故爲通融遷就之計均未詳悉聲明難以懸定朕已於摺內用硃筆點記著傳諭高晉薩載卽將淮揚一帶湖河高低形勢確切繪圖並將某處運河深淺若干丈尺及何處洩運入湖何處引湖入運以歸江之路逐一詳細黏簽據實覆奏欽此旋於是月二十二日覆稱伏查淮揚運河前因黃水倒漾上下河身不無停淤而水勢下注仍無阻礙兩年來清水暢出自運口至寶應業經刷深現在水深一丈二三四尺不等因寶應洪濟舊牐束水勢緩未能暢刷致前將此牐拆除並挑空灘嘴堵閉通湖港口俾水勢順暢以期迅流刷濬可望深通惟於摺內洩運入湖引湖入運之

睿慮實切悚惶茲查西岸寶應諸湖周圍三百餘里湖面寬闊水勢

相平而運口至瓜洲計高十四丈有奇地形北高南下勢若
建瓴是以三溝廂外未設隄防下游邵伯一帶湖河相通形
勢向係如此並非近年遷變臣等復委淮揚道松齡參將李
永吉逐段測量目下寶應運河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一尺二尺
河面較高湖面一丈二寸汜水汛運河水深六七尺河面較高湖
較高湖面六尺七寸亦安汛運河水深六尺七寸河面較高湖
面五尺五寸池下六漫廂至萬家塘河面較高湖面四尺五
寸及二尺九寸一尺八寸不等迨至高郵運河水深五六七
尺河湖相平惟露筋廂池下至三溝廂通湖港則湖高於河
自二寸四寸至一尺不等其湖水歸宿之路查從前水大之
年一由高郵以下西岸通湖二十四港口入運從東岸南關
五里車邏昭關等埭洩入下河歸海一由西岸三溝廂之通
湖港及邵伯鮑魚等港入運從金灣東西灣鳳凰壁虎橋等
處歸江後因歸海路達下河民田易淹仰蒙
指授機宜大展清口使洪湖清水會黃東注歸海山盱五滾埭一律
封土每年酌量啟放因寶應諸湖存水較小高郵車邏等埭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九

久經封閉卽西岸通湖各港亦俱堵塞現在湖水止由三溝
廂池下之邵伯通湖各港入運二十年來形勢頗為順利臣
等前請將三溝廂池下通湖港築埭堵閉使湖水由二河行
走至邵伯西岸各港入運仍從金灣等廂下注歸江其去路
原未改易祇令湖水從靠裏二河之鮑魚各港入運距三溝
廂較遠俾三溝廂以下運水至此不為湖水兜阻則運河上
游之水得以流行迅疾於湖水歸江之路仍無阻礙至寶應
西岸修建廂座之處因淮揚運河綿長三百四十餘里遇有
盛漲一綫連河下注未能迅速不得不豫籌分洩查運河東
岸廂座涵洞水小時應須蓄水濟運卽使下河民田需水亦
止量為挹注以資播種若水大時下河形如釜底未便將河
水洩入致淹民田是東岸湖一帶河高於湖數尺儘可宣洩
河盛漲惟有西岸寶應臨湖一帶河高於湖數尺儘可宣洩
查從前原有竹絡埭三里溝滾埭及減水廂等處分洩有餘
溝上下修建石廂二座以備減洩入湖可以容納倘按揚州
水道記摘錄此疏已載於前因考辨論高郵以上河高湖低
之由復從續行水金鑑錄出詳誌於此揚州府河渠志載疏

祿批此

入奉

奏甚明。蘭第錫疏臣由寶應高郵邵伯至瓜洲等處查勘

運河水勢深自八尺及一丈三四尺至二丈餘尺不等臨

河隄埽甄石等工春修均屬如式東隄高郵南關五里車邏

等埽石工封土堅厚足資保障其餘單埽涵洞俱令隨宜啟

閉以利農田西岸寶應泇水等湖湖低於河七尺餘亦現在

酌啟減水牐洞以洩運河有餘之水其通湖各港口封閉完

好邵伯池上五十二年漫水之周家溝黑魚塘等處因跌成

深塘埽工屹立復用碎石拋填出水以護埽根臨湖磚石間

有掣卸卽飭補砌實應泇水汛內舊有瓦甸牐改建雙孔磯

心石牐宣洩運河盛漲由湖歸江最為得力屢經大汛沖動

損壞難資啟閉係亟應辦理之處亦俱完竣間有拋填石塊以

瓜洲一帶臨江埽工應修之處亦俱完竣間有拋填石塊以

禦潮水俱與原估相符倘按此奏在乾隆五十四年四月杪

疏入奉

諭蘭第錫奏稱寶應泇水等湖湖水低於河水七尺餘寸現在酌

啟減水牐洞以洩運河有餘之水等語本年淮揚一帶運河水勢

充裕湖水較低於河水原不妨酌啟減水牐洞以宣洩運河盛漲

但思寶應泇水等湖向係減泄洪湖盛漲之區今將運河之水分

洩入湖是否能資容納且寶應泇水等湖未必另有自行入江之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十

路若往南下游一帶仍須匯歸入江是否如此情形著傳諭蘭第

錫詳悉查明具圖貼說覆奏旋據五月十六日奏臣查淮揚運河

自清口至高郵地高河深東西兩隄相距甚近自高郵至揚

州地勢漸低兩隄稍寬本年三四月間豫省上游雨澤調勻

洪湖水漸長發天妃牐以下運河之水亦日有增益中流深

至一丈四五尺及二丈二三尺不等兩隄收束擡高水勢四

月內已高於西岸之寶應泇水二湖七尺五寸自高郵至邵

伯以下湖河水面逐漸相平查寶應泇水高郵邵伯等湖綿

延三百餘里上下相連以次灌輸寶應一帶實無另行入江

之路惟往南下游邵伯湖尾三溝牐以下西岸無隄處匯歸

入江其東岸金灣鳳凰壁虎等牐填橋孔皆係分洩入江之

路臣因寶應以上運河水大兩岸隄工出水不高東岸以下

民田無需灌漑隨與道將熟籌寶應泇水二湖水面既低則

運河之水儘可分洩入湖卽將西岸葉雲牐洞並竹絡埽王

籍洞等處酌量啟放以洩有餘之水而不上游山盱五埽封閉

堅實寶應各湖水無來源運河洩水無多足資容納下游匯

聞

歸運河由金灣六橋鳳凰等橋及瓜洲兩路入江極爲通暢
臣前奏未經詳細聲明致煩

睿慮今

自分洩以來各湖長水無多運河水亦平減均可仰慰

高堰誌椿現長至七尺八寸前於長至六尺時即將束清禦

黃兩堤拆展今復加展拓束清壩口門已寬二十四丈禦黃

壩口門已寬三十六丈使湖水暢出清口會黃東注目下湖

南江西重運漕船尚未過淮高寶運河之水只可分減亦未

敢多洩揚州府河渠志載疏入報

利漕而不病民良煩經畫矣

居濟一得運河西岸自淮安至揚州宜多建進水壩填引湖水

入運河濟運若運河水大又宜於東岸多設減水壩填放運河

之水由各支河入海引湖水入河濟運則河水自不患其或小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十一

放河水由支河入海則河水又不患其或大矣誠萬全之策也

周洽竹岡日記淮揚運河東隄之東一片窪區南北約長三百

餘里東西約寬二百餘里其間千支百派各有河溝通流入海

謂之下河下河直東爲范公隄范公隄之東爲淮南鹽場范公

隄之西貼隄有小河一道名爲串場河淮南鹽商藉此河以撥

運引鹽者也此一片窪區合而計之不下三十萬頃內極窪之

地爲仇湖鮑湖淤溪湖賈湖喜雀湖平望漾洋廣洋得勝射陽

等湖約居大半而淮揚兩郡所屬之山鹽寶高興泰江七州縣

田畝約居小半然七州縣之間惟興鹽泰三州縣之地全在其

中若山寶高江四州縣之地。則半在其中。約有一半在運河之西。而此七州縣地畝之在下河者。各又有高窪之分。大抵遠河之地稍高。而近湖皆屬窪地。遇水則窪地每每被淹。而大旱則河底亦成陸地。此其大概也。若夫近日情形。則較之二十年前。又實有異。蓋二十年前河道未壞之時。雖運河東隄各插埧涵洞所洩之水。俱歸此一片窪區之內。而自有千支百派之河溝。爲之分頭下洩。迨清水潭等工屢次潰決之後。淮黃交注。大水漫淹者十有餘載。水溜之所衝。風浪之所擊。泥沙停積。河埂削平。而河溝盡墊矣。自今新舊各插埧涵洞之水源源而下。而無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十一

通流之溝河爲之分洩。其勢不得不由卑窪之地淹漫而東。七州縣之被淹猶在也。余與陳子天一再四籌度。若欲去其弊而收其利。則莫如上接運河。下達海口。通長特挑大河數萬丈。挑河之土。卽以之堅築沿河兩岸長隄。使新舊各插埧涵洞減下之水。全歸大河入海。而兩岸長隄之上。仍聽民間多建涵洞小牖。以爲灌溉之資。計議已定。商之靳公。靳公卽欣然疏請。如此工一成。不特見在額編被淹田畝盡皆可耕。而仇鮑射陽等一切諸湖俱可變爲膏田。自然國賦日增。民生日利矣。馮道立淮揚治水論。天下莫難於治水。亦莫易於治水。當其潰決奔騰。浩

浩滔天。汎濫而不可遏止。此未易以常情測也。然水雖洶湧。未嘗不有就下之性。一得其性。則盈科而進。放乎四海。善治水者。遂無用之水。循序歸壑。留有用之水。灌溉田園。利濟舟楫。則水不但無害於民。且有益於民。亦在乎人以利導之。考淮揚古稱澤國。淮水發源於豫之胎簪。受汝潁淮沂汴淝渦河等水。乘勢東下。至徐揚之界。又合盱眙睢甯泗虹五河。並七十二澗之流。齊集山陽之洪澤。由清口。歷雲梯入海。此皆淮之故迹也。迨吳王夫差城邗溝。淮遂與揚通。宋神宗熙寧年間。黃河南徙。至明而全河之勢。俱由雲梯入海。平江伯又開清江管家湖。以通河。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七

是淮之故道。昔止受淮。今並受黃。萬里來源同歸。一口故淮之水。由邗江而南者。則歷高寶江甘漕河入江。由清口而北者。則合黃河。歷雲梯入海。但入江之路。祇有一綫漕河。何能頓洩。全淮之水入海之路。又因黃河阻隔。勢難獨行。且黃水多沙。久之沙停河淺。北地較高。淮水必不能由下。逆上。前明諸賢總理河務。俱留意於淮黃並流之處。至我朝。因洪水屢決於高堰。則加以滾埧石工於海口。則加以新隄減牖。其漕河一路。牖埧則相時啟閉。爲蓄洩之門。固宜普慶安瀾矣。乃自嘉慶九年。移東清埧於湖口。移禦黃埧於河唇。而運道反梗。十年。淮水南潰。淹

沒田禾。厥後屢修屢決。高寶九州縣地盡屬水鄉。因查每年被水之由。皆緣高堰湖汎漲而起。北向雲梯。黃河阻遏。不能暢達。南向江口。牖少水多。亦難還洩。以故仁義五埧常至啟放。所波及之白馬。鸞社。赤岸等湖。汪洋一片。當事者恐漕隄頓決。不得不開牖。填洩水。其開涇河等牖。則由廟灣入海。開子嬰等牖。則由石礎天妃入海。開五里車邇。則由草堰白駒入海。開昭關荷花塘。則由何垛丁溪入海。上有牖。則下有海口。治法未爲不善。但入海河路淺塞。且相距數百里。四高中下。狀如釜底。充滿盈溢。不能不淹入田畝。每遇西風一起。巨浪拍天。野處之家。波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古

高於屋。卽或村居高埠。勉築隄防。而無食無衣。惟有泣對洪波而已。嗚呼。此豈水之性哉。亦過類在山。其勢則然耳。因思治水之法。在相其高下。權其旱澇。高下旣宜。旱澇均因。之有備。考淮黃之水。自禹貢已載。禹之治黃也。不先於雍。而先於竟。以竟爲黃之下流也。禹之治淮也。不先於豫。而先於徐。以徐爲淮之下流也。今之治淮揚下流者。未嘗不備具排決之策。然治其下而或不得。遽達於下。余謂下流之道。在江海兩路。而江海兩路又各有二道。此其間有疏。以下之者。有暢。以下之者。有濬。以下之與束。以下之者。其因革損益之宜。無非順就下之性而已。所謂

疏以下之者。則入海之正道也。准在高堰以上。勢若建瓴。自黃河內灌。清口之水不能直行無阻。昔人於高堰北築張福隄以障之。使黃河之水不內侵。於高堰南築翟埧周橋以障之。使淮湖之水不外溢。而又多開引河。分建牐埧。如淮能刷黃。則雲梯故道自一瀉而下。乃激之愈峻。去之愈遲。覈其緣由。皆黃強淮弱之故。夫清黃合流。在當年黃河未高。前明潘公印川曾有蓄清刷黃之策。然此語固可申讀。而亦可分讀。此工可以分施。而卽不可以混施。何則。准當漢唐以前。廣陵已受其害。故魏之陳元龍創立高堰。卽建蓄清之策。其時尚未有黃也。迨其後。每朝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五

修理高堰之工。卒未嘗改。蓋淮水下注洪澤。本名破釜塘。非有堰以蓄之。勢必散漫不能制。故裴家場通濟牐等處。平江伯雖開清江浦口。不過借以運漕。迨漕船運盡。仍閉埧以截河流。並不能全借淮水之力。專爲黃河攻沙之用。至黃河攻沙。自有束水逼溜。與混江龍鐵掃帚等件。俾沙隨水行。淮從黃瀉。此等光景。看是淮水衝沙。實則黃本東渡。後人見濁流之水與清水相挾而行。遂謂蓄清卽可刷黃。不必另有所以刷黃。以故黃沙一淤。河身卽高。河身旣高。淮水愈滯。治之者恐蓄之無力。仍加意於清口以上。使之併力以敵黃。不思黃河萬里。黃河之沙亦有

萬里沙。隨水湧。水因沙厚。其行水之力。勝於淮。其沙淤之地。滯於淮。其南徙之性。又若欲假道以侵乎淮。試觀昔日倪家灘。不守卽上決李家樓矣。是果因淮水不蓄之故乎。鑿虎山腰以助淮。而五埧反不保。是果因蓄淮之不力乎。雖辛未年挑太平引河。旬日間卽刷開數百丈。然旋刷旋淤。上游毛城鋪祥符牖等處。平日之分路入黃者。今且奪路而入。淮清口諸埧刻不能啟。每逢水漲卽瀉下河。名曰蓄清。清究何能獨蓄乎。然吾謂欲求治法。仍不外此蓄清刷黃四字。蓋淮與黃相倚伏。治淮能先治黃。則蓄清自然有功。治淮不先治黃。則蓄清終難有效。故蓄清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六

之說。專用之不可。專闕之亦不可也。蓄清刷黃之說。立法者誠爲至善。而奉法者亦當盡善也。今若照現在情形。將禦埧永閉。一如張留埧議。引淮全入於江。漕船置南北二班。對埧盤駁。免得黃水內灌。計亦甚捷。但北方少一去路。卽南方多一狂瀾。又或俟清水獨高。黃水暫落。亦可開埧宣洩。而建議者恐埧開難閉。仍未便造次。不如蓄刷齊施。而且先刷後蓄。使黃河之沙。隨波入海。則尾閘旣洩。腹脹自消。其功約有三焉。一在加築隄埧。書云九澤旣陂。陂卽隄也。至賈讓創不與水爭利之說。後世遂疑築隄非妙策。迨潘印川力排衆議。特建遙縷二隄。我朝斬

文襄公又於雲梯關外築隄七十里。蓋河水挾沙河寬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兼之海潮逆入。其勢甚銳。若河水出口寬。緩力弱。勢必淤墊。下游既塞。上流必決。此乾隆二十九年總河高公廢雲梯關外新隄。以致海口淤成新沙二百餘里。至嘉慶十三年。長文敏戴文端督視河工。始議重修。至海灘而止。但隄土帶沙。易於傾卸。當仿文襄築隄之法。凡於遙縷月格殘缺處。再行加築高厚。一切砢杵之工。皆如方畧所言。務求堅固。隄成。插柳以禦風濤。又歷按河身坐灣之處。如河面太寬。流勢必緩。古人所以於縷隄之中。築挑水磯嘴。填逼溜使歸中泓。今可於磯嘴對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七

岸擇無沙尖迴溜處。接連再挑。兼仿清口以西木龍之制。凡淤灘險工。多建幾架。則河槽自可順行。一在疏通支河。別開海口之說。印川已言其不可。後人開草填黃家嘴等路入海。並將黃河正路築攔黃埧。未幾仍淤。嘉慶十年後。有議從減埧開河由北潮河入海者。有議從陳家浦經射陽湖入海者。細思禹之治水。雖分九河。然東有逆河。同入於海。方可以刷淤。沙今若將黃河分而爲二。則水分流弱。沙填河底。仍然爲害。卽開埧放水。而引河不深。卒難直達。所以西水一到。多溢於安東一路。夫安東亦係內地。而可以之爲壑乎。因考潘靳二公治河。遙隄之上。原

建滾水石埧。埧低於隄三尺。水自縷隄漫至遙隄。卽從滾埧洩入支河。其時埧外皆運料河。無不宣通。今隄埧猶是。而埧下支河皆已淤塞。卽如馬港口至灌河。昔日曾議改置海口。今馬港口隄外盡草蕩。由莞瀆出灌河。又有開山阻隔。他如王營減埧。永豐石厝。雖疊次移建。而下游六塘河五圖河等路。皆不能暢達。所以然者。潘靳二公所減之水。不過隄上三尺。今海口之沙。旣淤。滾埧多變作減埧。衝下之水。必大河方能容受。設水壅沙停。則每決一次。反淤一次。回波之水。多致倒灌。向日河臣因東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六

知助淮敵黃。特一時權宜之見。此計非但淮受其害。卽黃水漏洩。東水反不見功。當此時。不若將古今之法斟酌互用。如河隄鞏固。海口宣通。則溢出之水。不過滾埧二三尺高。便當疏理小。河如古時溝洫之制。若水勢過旺。則揀大河通海。如永豐厝馬港口。王營埧。以及莞瀆黃家嘴五港口六塘河等路。大爲挑濬。兼築隄岸。每逢水飽。卽仿徐有貞大河欲分之例。厝埧一啟。水可驟消。蓋歸槽之水。不可不束。泛濫之水。不可不分。徐州以西之水。不可引之入湖。雲梯以東之水。不可不導之歸海也。一在濬。刷積淤。黃河大勢。無淤則吉。有淤則凶。淤能刷。則行不能刷。

則積積淤有水則當刷無水則當挑此定理也河自塞外入所經之地皆沙故河中之沙愈東愈湧河南以上不論徐州以東如高家灣一帶河寬無槽水勢平衍沙已漸積比及清口淮水一衝清口之沙原刷去數分然西邊之水因此間有水橫截流勢卽緩沙反停淤若夫雲梯關外海潮阻隔更不待言文襄有見於此外河自雲梯關而下每里設兵每墩給船潛船一隻各繫鐵掃帚二具於船尾繫繩以五丈爲度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日兩岸墩兵各乘潛船下掃帚於水底溯流刷沙往來上下必令五丈之繩不能到底而懸掃帚於水中方止自雲梯上至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五

清口繫繩以四丈爲度自清口至宿遷繫繩以三丈五尺爲度自宿遷至徐州每二墩給船一隻繫繩以三丈爲度外仍有鐵篋子其製三角橫長五尺斜長七尺著地一面排鐵齒三四十根長五寸約重四五百觔又有混江龍其製大木徑尺四寸長五六尺四面安鐵葉如捲髮亦重三四百觔其挨次刷法皆如鐵掃帚之例而以爬沙船運之此誠知黃河爲患皆因沙成徒恃築隄束水尙恐隄高河淺終易泛決原不專仗淮水之衝遂信無事乃至余勤恪循按當是于襄勤公接任因淺夫懶惰卽將潛船改運蕩柴一切刷沙之物俱革去不思潛船不效乃潛船之人

不善非法之不善也。後大學士陳公鑄鐵軸。約長六尺。上安鐵齒。長三寸而銳其角。兩端貫以鐵鎖。令船牽挽。岸上記以木椿。用行賞罰。又總河吳公仿宋人之製。另造揚泥車。試行處頗有明效。此皆乾隆五年白莊恪調回葦營。濬船以後事也。奈嘉慶十年。大學士戴公視河。復製爬沙船。緣不得其方。未能大行。此等器具。遂有名無實。至於濬河之法。雲梯關外。印川謂無工可施。惟當築隄。合流導之。衝刷。至首齋陳氏創兩岸開河法。卽將所挑之土。培於引河之外。以作濶隄。其中間隔沙處。駕犁疏之。俟河形鑿成。啟口放水。以趨於海。其沙隨波漸削。夫海口尙可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三

挑。則西橋以上。自不難施工。今河工亦屢挑濬。但挑河之夫。未能悉遵古制。不思河之爲患。全在於沙。當日河身未必如此之高。湖水與黃相平。則湖水卽出清口。黃高數寸。則相敵。湖水過誌。椿八尺五寸。卽屬滿額。然且挑刷齊施。今查數十年中。黃水盛漲。常過清水四五尺。道光四年十一月。高堰誌。椿積水已至一丈七尺五寸。僅能高於黃水五寸。其時黃猶未發。黃河淺處。不過數尺。當此際。雖古無挑刷各法。尙當因時制宜。以濟急瀾。而顧徒倚清口一杯之水。欲救輿薪乎。故近日之工務。循古制。板土宜挑。新土宜刷。且現在築隄。與其取土別境。不若取土河

中其刷沙之物未免不得其法。可仿浙江海塘之製鐵葉過重者或減輕。繫繩過長者或減短。俱設委員責成隄兵載明河底丈尺以查深淺。否則從劉天和方舟之製與陳邦科濬河三法。凡鐵龍爪杏葉耙等物皆可用。抑或仿西法以舟載車在中流淺處。車浮沙入舟裝送別處。從此日積月累有隄埧以逼大溜。有支河以分異漲。有濬船以除積滯。未淤之沙可趁水東流已淤之沙亦隨波逐起。行見清口以東海口以西不待蓄清之力。而二瀆雙流。交行不礙。縱有壅塞。或接長蓋埧以遏水東行。或築順黃隄以導溜北去。束禦二埧。拆展咸宜。重空往來。無須翻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三

灌以爲蓄清。可以爲刷黃。可以爲蓄清。即能刷黃。亦無不可。此蓋先刷後蓄。所謂疏以下之者也。至於暢以下之者。則淮南一路。下江之道是也。淮揚水勢原宜向北。前人置仁義五埧。不過借以減有餘之水。故開放定法。必須埧脊過水數尺。方次第減。洩誠恐率爾啟放。不但下河受害。即清水無力刷黃。必至倒灌也。但從前禦埧常開。又有相時拆展之制。清口出水七分刷黃。不過三分入運。近日禦埧常閉。全湖之水俱向南行。稍有泛漲。卽成澤國。因考淮南下江之路。瓜儀而外。向祇茱萸灣一口。與芒稻河通。明陳平江仿吳王通粟海陵之意。凡漕船自白塔河

進口皆由此道達淮。但路途紆曲。水自邵伯向西。徒恃此口入江。每有鞭長莫及之勢。萬曆二十二年。擇於邵伯西五里金家灣。創開新河。直穿芒稻。由仙女廟逕達大江。自北至南。河道甚正。又於金家灣建石牯三座。於芒稻河新口建石牯二座。因時啟閉。蓄洩咸宜。是芒稻之牯。乃此處首創下江之故道也。天啟六年。商人因蓄水行鹽。將牯底加高六尺。故河淺牯高。洪水漸滯。至我朝。修理新河以下。人字河路。因金灣牯少。特於灣西之東西。垣鳳凰橋。瓦窯鋪。壁虎橋。揚子橋。增開引河入江。因芒稻牯洩水不多。又將牯南之廖家溝。石羊溝。董家溝。屢加深闊。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五

道光十年。又將芒稻牯金門概行拆去。當其時。一水北來。數支南去。甚是暢然。但昔日淮水北去。此處河道尙恐其多。今日淮水南流。此處河道卽嫌其少。查每年水患。金灣以西之路。無不預爲開洩。設使能消黃淮之漲。則水向大江。應無再淹各縣之理。乃千百里之波濤。僅藉此數河。徐爲宣洩。及至盈滿以後。不能不將昭關等埧逐一開之。但昭關等路下海有三四百里。金灣等路下江不過三四十里。祇慮下江之口東西睽隔不遠。設江潮一大。躉洩卽難。余因另設沿江分洩法。使全淮之水。由西路零星入江。在臨時擇而行之。考淮水發源桐柏。與澧水共入。

漢江迨至正陽關東。又與合肥施泄諸水。由廬州巢湖等處入江。是淮之注江。禹時已然。孟子所言並未會誤。茲集隘不及備載。姑就臨淮關以東言。其一爲洪湖。以南之禹王河。此河舊在五埧上游。從盱眙聖人山黑林橋。歷天長之桐城楊村。繞六合金牛山。過八百橋。一向瓜埠下江。一向方山南白茅坂下江。唐李翱來南錄云。自淮沿流至於高郵。乃泝至於江。沈括以爲卽禹時故道。宋熙寧中。嘗遣使求之。舊迹宛然。我朝總河王公新命會疏。請開濬。由高堰建壩引水下江。此河一開。縱洪湖無涯之水。一發卽消。潤至東路者不過餘波。昔印川謂山路崎嶇。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三

不能大開。一似河道經此。又未免貽害南境者。然當年海口宣暢。卻無須於此河。今若挑此。則必高築隄岸。深掘河槽。湖口建壩。有水則開。無水仍閉。此不但啟閉有時。淮水不至南漏。卽開壩洩水。而水由地中。近河之民亦無甚害。近年河臣亦多有此議。皆由山路中隔。故畏難自阻。然河身現在中間。相隔祇金牛山北永興集等處數十里地。實可按其舊迹而行。其一爲邵伯以西之新城北茆黃子等湖。湖之西通天長河。湖之南係通瓜埠儀徵旱路。其間水道有秦蘭東溝胥浦。並黃泥窪丁家橋尤家澗等處。現在之水。原向高郵。然導之南行。如甘泉山以西大

儀鄉以南雖有高埠。卻少石山。昔人於此開塘灌田。有句城陳公等名。雍正六年。曾廣爲挑濬。今卽淤成平陸。若引淮水由天長至東溝胥浦。抑或由丁家壩尤家澗等地。經陳公各塘。以至儀徵。其間南北相去亦祇數十里。以上禹王河並天長秦蘭各河行之。均有數便。茲權就禹王河爲例。考治河之道。疏河必先濬。其下塞決。又先治其上。洪水下注。俟充滿始行開壩。則漕隄之東。固受其毒。卽不開放。而高寶湖西已成澤國。茲就高堰最上之處。卽開路洩之。則水在高寶各湖之西。已經就衰。縱泛溢東行。乃係強弩之末。漕隄以西。先受其益。一便也。水之下衝路。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五

通則速。路塞則遲。下河九邑雖大。每年被淹數月不退。下流旣滯。上流必緩。今高寶天長以西等路。距江雖遠。距六合儀徵之河甚近。統計洪湖水面周五百餘里。此河開在上湖之口。水之下行。日可百餘里。急流之利。莫甚於是。二便也。天長六合亦有民居。然與下河較。則百不及一。且下河各場鹽竈俱在。設有水淹。十餘場同行受害。此河兩旁皆係高埠。旣不傷民。又不傷竈。三便也。清水刷黃。已成定例。淮水南行。恐於蓄清有礙。然河在高堰各壩埧外。且另有埧以蓄之。上游若開。方啟下埧。平日不但洪湖之水不令其洩。卽高寶各湖所受天合諸澗之水亦不

患其漏。漕船民船通行無阻。有洩水之利。無漏水之害。四便也。挑河人工甚鉅。兼之南路高。昂似難就下。然地高者。河必深。如挑能合法。使新河之底。低於各湖之身。水自暢達。且地高。則隄又易築。兩岸畧培土數尺。卽足抵他處丈餘之數。五便也。河水多沙。難挑易淤。若此處皆係清水。每逢水過。愈刷愈深。卽年久坍塌。稍爲疏濬。卽可無虞。六便也。若夫此二路外。有秦塘白塔。百汊董家堰口。與泰州滕家埧黃橋河。運糧河等路。皆淮水由人字河東路下江之口。現在惟白塔河。滕家埧黃橋河。通行餘皆淺塞。若設法挑濬。則人字河東流之水。皆有向南去路。又六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三

合竹鎮集北均樸橋。與汶澗石梁河。毘連來安東嘉山河。與盱眙南一路接壤。俱可擇其地道。見幾而行。以上各路。大畧以禹王河爲舊章。宜從其餘各河。如便於興工。亦可相時而動。照挑空引河例。次第以行。譬如一川之水。一口洩之下。流難以容納。衆口洩之下。流易於分行人。只見昭關等埧一放。則水之向南甚少。不知昭關居北。北埧旣開。南流自淡。若昭關一閉。南去必多。夫一湖水也。雲梯關洩之。瓜洲由牖洩之。此間又暢。其道路分其奔騰。使向來慣淹下河之水。復於此任其所之。而洩之又何事。開昭關。開車邏。開南關。五里之紛紛乎。此所謂暢以下之。

者宜審也。其濬以下之者。則運河一路入江之道是也。自山陽至瓜洲。約四百餘里。前人因湖水蕩漾。難以行舟。或築堰隄。或開溝浦。其間如平津。康濟。宏濟。新舊月河。西隔湖波。東依漕岸。船隻往來。甚是便安。第有明中葉。湖面尚低。入運之水亦少。故於寶應境內。先後攔河。建南北洪濟二牐。七里牐六滿牐。獨按即陸 漫金門牐。以東水勢。東岸民建涵洞。僅能灌溉。不資分洩。而山盱減下之水無多。故高郵以南。亦無減水大埧。末季失於葺治。隄堰大壞。淮注而東。黃漾而南。清口淤而運道澁。於是高郵上下之河。屢患盈溢。迨我朝修理漕運攸關。自通濟以南。廣惠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三

以北數百里間。石工土堰絡繹不絕。并拆攔河諸牐。以暢河流。其於疏洩挑濬各法。亦甚周密。惜連年以來。河中沙滿。漕船出口艱難。而西路諸湖水退固。不能借助。水來又易至汪洋。法當常時開濬。祇理河中一路。即不必分增兩隄。乃自乾隆二年大挑後。歷有數十餘載。加以黃水灌注。河日淤。日淺。隄日加。日高。後因上游東西隄。屢有漫口。又寶應運河湍激。特開白田鋪竹絡埧。洩水入湖。奈上流既掣。下流即緩。故界首南北節節淤墊。澇則泛溢。旱則先涸。平時名雖撈淺。實則於功少補。即往年重興挑濬。而土方之尺寸不符。衆夫之勤惰難辨。一到西堰損壞。

不得。不加築東隄。豈知隄身雖高。河身仍淺。况隄上之土。多帶泥沙。一遇風雨。仍卸於河。故每年逢水。加岸轉。若用土填河。設有洪濤直注。中既不容。勢必橫溢。衝開隄岸。動以數十丈計。此時隄非不高也。隄上防守之工。亦未嘗稍懈也。無如隄上之土。約高若干。而河中之土。亦約增若干。俯視兩隄出水。不過數尺。此河臣吳公反有無隄可守之憂。鹽政阿公又有廣爲挑濬之議也。因思此河由邵伯以北。實與下河共連一界。安危所繫。全仗此隄。奈西有水衝東。無地靠勢。若壘羽故漕隄一帶。從前皆隄高於田。今日河高於屋。此等淺河浮波。運重載則難。齧高岸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七

則易。嘉慶十三年後。東決山陽之二鋪。西決山陽之小舟莊。狀元墩。又連決高寶之王家莊。及白田鋪馬棚灣。我等住居下遊。不且視漕隄如高堰耶。况考各省疆域。自河南至陝蜀。俱一帶旱路。南省向北。只此處可以通舟。漕運民商。均有關係。雖黃河水壅。現在清口閉塞。無慮倒灌。兼之清水下注。亦可刷沙。然浮淤易去。板土難除。河不加深。隄終危險。卽禦垣常閉。亦非永遠之策。歷年來。或塞或通。卻無定局。設黃水底定。清水北去。則南向之力甚微。此處必更淤滯。再考陳平江治河法。此間本置平水廂。蓄水三尺五寸。俟水長。聽其自浪。仍置淺船。編設淺夫。以

時撈淺。遇早年運船過盡。卽放洞水救濟下河。故其時河低底深。旱澇有備。縱洪水發。高堰之口直瀉運河。自可免放漕隄諸埧。至文襄設立河營。分兵看守。每里設兵二名。一以軍政部署之。有事則東西併力。彼此相援。無事則索綯藝柳。巡視狐獾窟穴。誠爲防守善策。今河隄雖高於昔日。而河底反淤於從前。故現在河形。雖非到處淺撤。間有深至二丈餘者。而高寶交界處爲湖水抵住。積淤至百餘里。卽有清溜。而老淤旣堅。卒難洗淨。夫昔日淮水東注。除古溝翟埧等原衝九處外。又將高良澗板工冲決口大小二十六處。高家堰石工冲決口七處。直注運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天

河以至清水潭之險。決口三百丈。口門水深七八丈。漕運民船均不能行。然且就水築隄。用水中取土法。永定安瀾。目前挑土之費。不比往日。河之爲害。不亞當年。設一葦難杭。而婁河三汊等處。安能毫無阻礙。今逢糧船運盡。民船暫行湖西。可堵蓋埧。洄出運河。擇其淺處。重加挑濬。庶清水刷沙。新舊之淤。皆能刷去。轉爲事半功倍。所挑之土。俱傾於東西兩隄外。再加礮杵。將西隄築成坦坡。東隄加培堅厚。毋許將土亂堆隄上。以致雨淋。仍落河中。則河底約深若干。卽兩岸居民。田里亦不築而自增。若干。若恐日久又淤。卽著營兵。用淺夫之法。以時撈淺。董理者

又常加訪察。將每段誌樁刻明河底河面之數。稍有淤墊。卽嚴加修理。或岸土傾卸。仍歸於河。營兵隨將所埽之土。亦如前法。鑲於河之兩岸。蓋現在情形。不患隄身不高。祇患隄身不厚。不患河底太淤。只患河底太淺。如濬之有效。則早年不妨糧運。且有餘波。普濟民田。滂年崖岸堅凝。亦不復有居上臨下之險。吾知數百里中。河流活活。漕隄鞏固。宛若金鼈。豈非濬之得其道哉。若夫束以下之者。則江河路旣難通。漕隄放埧。不得不擇入海之路。束以下之是也。高堰運河東隄。昔爲平津堰。與黃浦隄邵伯埭等路。今皆謂之漕隄。其水路北受清口分來之水。西受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五

高寶諸湖之水。西路諸湖。又受盱眙天長六合二十四塘之水。昔人恐湖水氾濫。隄之東西均受其害。於是沿隄廣建牖埧。自山陽至邵伯。不下數十座。每於湖水驟臨。加以高堰土埧一放。則沿隄開牖之外。又將各埧俱啟。此亦防川善策。但開埧通海。在當年河深路直。甚有節制。其洩之不盡者。又有湖蕩容貯。今則不然。考下河地勢。西有漕隄。東有范隄。就兩隄言之。西高東下。就兩隄以內田地言之。又南高北下。其北路由于嬰涇河。一從岡門達鹽城。一從滕隴達廟灣。其南中二路。一由艾陵淤涇。蚌蜒梓辛直達丁溪。一由澄子以及車路海溝白塗三處直達

白駒二路水雖向東。然南高北下。餘波仍歸於北。凡當日貯水之湖。盡成葦灘。兼之河中無槽田邊。無隄。無槽。則河底淺淤。行水不多。無隄。則東水無物。必致旁溢。雖有海口。而東西相隔數百里。凡西來之水。如履平地。淹盡一畝。方行一畝。淹盡一村。方過一村。以故直瀉者少。橫鋪者多。海口縱深。無由逕達。况海口除苦水洋淤塞外。只餘六處。舊例因保鹽場。每將范隄各牖。春日便閉。秋日方開。平時水停沙漫。河路填高。一遇西水驟臨。縱啟板洩水。而來多去少。數十萬頃之田。已成巨浸。是名爲開坵。以洩河塘之水。轉似放水。以泰東九邑爲湖也。夫泰東九邑。西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三

有民田。東有場竈。民田不能受漕。隄諸牖之水。場竈亦不能受。范隄諸牖之水。况范隄以東。又有海潮。設雨水相敵。民竈性命攸關。其害不止。田產者。嘉慶十八年。王家港與古河口。曾經挑挖。又將蚌蜒梓辛等河。挑深數十里。此舉未爲不善。但挑河所以備旱。築隄方能東水。况一孟之地。難容一府之波。又且王港等路。新淤壅滯。非善疏不能暢達。卽北路有蟒蛇河。新洋港等地。似可分行。而上埧來源。未開田中。現餘之水。卒難盡洩。當今治下河之法。約有三策。上策在永閉漕。隄諸埧。導洪水別尋去路。縱早澇宜備。祇照往例。日期開牖。漕隄車邏等埧。亦改建

金門庶無滔天下注之虞。中策在民田盡成隄岸。凡水過之處。皆造高圍。造圍之士。卽取之河中。則河深田高。水旱有備。范隄之東。再添海口。以便分洩。如此治法。定無阻礙。但以上二法。非大爲創改。不能竣功。漕隄諸埧。現在籌畫。洪湖之水。使之江海各有去路。如治有成效。隄埧自可永閉。至於民田溝港。各戶執業。若盡聽官長督工。未免有擾閭閻。若聽業主自行承辦。則人力不齊。難以一律。茲且就下策言之。考漕隄諸廂之東。射陽一帶。元朝曾爲淮口。昔周洽竹岡日記有欲濟下河。須自漕隄開河。築隄束水歸海之議。王文通李書芸徐旭旦諸公有自涇河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三

開渠築隄通海之議。靳文襄有自高郵築隄通海之議。今遵竹岡築隄束水之法。參用王李與文襄諸公舊議。築長隄二道。一在高郵。一在涇河。其高郵之隄。由車邏五里等埧。經興化南。至白駒鬪龍港入海。中間所歷並無大湖阻隔。施工較易。若涇河由西安豐。歷馬家蕩。向東。其中口面寬闊。水底原難興工。然由廂口稍移向北。過澗河。由清溝鎮。歷一林東溝。從朦朧喻口等地。至廟灣射陽湖入海。抑或擇馬蕩淺處。直行至射陽湖。與高郵埧下分築長隄二道。約高一丈五尺。中開大河。約寬數十丈。其涇河廂照車邏五里等制。改爲滾埧。兩旁另置耳廂。多設金

門內用插板。水小則閉。水大則放。洪湖水發。即可從此兩隄東之入海。但惜王李諸公。祇言築隄。一切動工之法。俱未言及。文襄欲築隄束水。議論亦有未盡妥善處。故喬公萊以四不可止之。當時于勤恪湯文正亦同阻遏。今權就四不可中。逐一分別。如喬云。建築長隄。其中不無毀民村落。壞民隴畝。今考文襄之議。河面有一百五十丈。自然有礙田畝。茲則分爲兩河。卽不必過於寬闊。若隨寬就窄。畧如石羊董溝等制。縱民田阻隔。給以官價。卽行讓出。並無棄地損民之處。喬云。土鬆地薄。挑挖難以成功。今查興東等地。土性堅實。並不浮鬆。卽射陽舊制。河面亦有數十餘丈。若從舊址築起。實無澎湃浩瀚之憂。喬云。隄高河闊。潰決易受其害。今則厚築坦坡。深掘河槽。凡遇險處。再加月埧。遙隄則水由地中。並非駕空而行。豈有燕雀處堂之懼。喬云。隄高則隄外之水不能相引。至於海。今隄係由西至東。隄外諸路之水。自有各處海口。如古河口。王家港。新洋港。野潮洋。通洋港。皆可向東消納。原不借道於此。况此河不過上埧開時。方有大水。若上埧一閉。則隄內之水。亦與平常河等。且隄上建立涵洞石牖。南北水路亦可往來。安有壅塞衆河之慮。喬之所謂四不可者。今皆無之。而且行之兼有數利。考下河地形。南高於北。

無論南路之水順流必歸於北卽北路水飽南路之水亦不驟退故來水不論南北漕隄數百丈之埧口卽爲下河數州縣之禍門茲就南北通行處各成巨隄束水歸海則水勢奔赴祇在隄內而隄外遠近居民安然無恙利一自漕隄至海口各處水路俱淤土填高西水一到名雖水由地中實則水行地上設欲廣爲挑築則大河曲港不止數千耗費工程不計其數如用力一處則人心易齊所需工料歸於一地不難分段料理利二向來漕隄埧埧開放原有定期後人見幾而行必視水之大小此亦權宜善策但水小則閉旣不能預先疏通水大則開又不能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三

保全田畝故每年開閉均難動出萬金若建此隄則水大固可將埧開放卽水長欲先洩水亦不妨將兩旁石埧金門稍開數處此計不但開埧可以洩水且使水常宣通上流亦無壅決之患利三漕隄埧埧共有四十餘座前人造之不專爲放水之用亦兼爲備旱之資考隄東之地旣不通江又不通黃其中進口大河祇孔家涵一處徐徐而來餘則淺狹易淤每年田乾必待運河水大方將淮南各埧暫行開放否則蓄水行糧任事者恐水行不止難以速閉故漕隄數十埧雖逢旱魃爲災不能常通甘露迨到當放之時河中又無水可放若有此隄則南關昭關

各垠亦如黃浦界首諸牖俱可改爲金門每遇旱災遵照往例多啟數牖一則足以消水一則足以溉田設洪水汎來自有此隄可以東洩蓋水大則開束水之垠水小則開沿隄之牖開垠可以備澇開牖可以備旱利四有此四利而又無四不可以隄之則亦何憚而不爲哉或曰海口一大海潮不無內灌然西來之水在隄內東來之水亦在隄內况海潮不過暫時一長卽落湖水日夜東流足以相抵隄卽不造海水何嘗不來也或曰隄縱造成日久恐難修理然按里置兵多設淺夫不時加築未必遽爾坍塌也或曰地勢東高西下水難直行然海口之高祇在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五

近海等處看平時水皆向東可知今隄高一丈五尺則隄內之水高於海口之潮自有水平以利東注若畏難自阻豈能聽其潑洄不問也或曰每年水災下河九州縣平地水深七八尺浸淫數月尙不能退茲以數十丈之河何能容受然前之所以水大者以海無去路也今此兩隄一直通海波因隄束水來若干卽消若干查太平引河口面不過五十丈東清拆展之法亦祇數十丈均足洩全淮之水矧此兩處同流并注勢若瞿塘爭趨如將上游垠口再行收窄則隄內之水不過漕河垠脊餘波更無異漲當不至於漫溢也或曰昔姜璧條陳治河疏內議支河

一條深明海口絕不可開。恐其反招西水入室。不知昔日所以不開者。以上流治之得宜也。今淮水屢決海口。開之固來海口不開。亦來彼。既不能不來。吾即不可不開設。上流水有去路。則此河無害於事。即招西水入河而西水亦絕不能至也。况涇河水路自嘉慶十九年挑後。隄堰整齊。現在士民亦有高郵各埧。請移幾座向北之議。誠以水下射陽。乃是古今正道。較諸文襄車邏之議。尤爲便當。即文襄所議。雖未曾行。而省齋陳氏力辨其是。蓋黃河兩隄。所以東黃歸海。此間兩隄。所以束淮歸海。其理一也。今雖築隄之河。或一或二。原在臨時區處。然觀興化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五

昔日由漕隄至鹽城。曾有南北兩隄。可見束水歸槽。其法到處可行。至於經過申場河處。文襄謂當河西築隄。由阜甯以至海安。高與新隄等。此議未免過費。若將河中各立插埧。以便啟閉。西水過時。亦不旁溢。此東以下之者。又宜酌而行也。合而言之。北條之水。乃黃淮專注之水。不先疏之。不能下。不先束之。亦不善下也。南條之水。乃清口分流。與高寶總匯之水。非濬以深之。不能下。非暢以導之。亦不速下也。夫水之性。無有不下。卽人之性。無有不善。以人本善之性。治一時就下之水。有不因地制宜。盡心竭力。變洪濤爲福水。莫蒼生於衽席也哉。從此下流既治。

乃尋源而上。或築夾隄以防高堰之決。或通巢湖以分正陽之衝。平時則遵四防二守之計。報險則有搶埽塞決之工。少有衝刷。卽築隄以護之。少有滲漏。卽退築以阻之。少有淤滯。卽束波以滌之。少有汎溢。卽預減以洩之。皆未雨而綢繆。勿臨渴而掘井。行見高下旣宜。旱澇兼備。九州縣之水於此定。千百萬之民亦於此安矣。然余又有慮焉。河塘四大水口。如瓜洲雲梯二路。通行要道。執事者無不周旋其間。至於淮南新河與高郵涇河等隄。或謂海道旣順。則江路可以不開。或謂江路旣通。則長隄可以不築。不知水之去路愈多。愈妙。愈分。愈少。夫淮揚水勢。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三

國計攸關。每逢水災。搶險賑窮之需。動糜千萬。而民間亦耗費無算。今雖杞人憂天。原爲過慮。然澤鴻遍野。實屬可哀。天下事畏之則難。行之則易。有志竟成。是在人力以勝之。果其師古而不泥乎古。宜今而不徇乎今。則不惜小費。不避大勞。或統其全局。而次第行之。或擇其要道而變通行之。彼就下之性。水固無不聽命於人也。余故曰。天下莫難於治水。亦莫易於治水。晉葛禹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自古江不通淮。江之通淮。自隋開皇大業間。始閻百詩曰。淮水入江。自是孟子一時誤記。朱子謂不必曲爲解說。最是。然鄭浹滌已強爲之說。曰。按左傳哀公九年。

吳城邗溝通江淮。自是江淮始相通。孟子蓋據袁公後吳王夫差所掘之道以爲禹迹。而忘却禹貢。千百年眼亦有孟子蓋指夫差所掘之溝以爲禹跡之說。恂按千百。年眼張燧著不知亦非然也。杜注明謂於邗江築城穿溝。東

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乃引江達淮。與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直至隋開皇開山陽瀆。大業開邗溝。皆自山陽至揚子

入江。水流與前相反。至是孟子之言始驗。蓋古時江高淮低。故江水入淮。今淮爲黃河所奪。淤沙日久。轉而爲淮高江低也。百

詩嘗謂孟子錯說了淮入江。後九百餘歲果自淮南入江。若孟子預爲之兆者。亦屬異事。又按筆塵十慎行著言。天差溝通江淮以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窺中國。後人以淮水低溝水高。故立堰以防之。舟行度堰入淮。謂之北神堰。在楚州城北五里。卽今土垠所由始也。周世宗南征。舟師自淮入江。阻於此堰。乃鑿楚州西北老鸛河水以通其道。而淮水之舟皆達於江。其說亦有理。百詩又於潛邱劄記中。昌言之曰。孟子錯言排淮入江。至隋文帝開皇七年。將伐陳。韓擒虎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煬帝大業元年。以邗溝水道屈曲。發民濬治。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孟子之言始驗。所以唐白居易詞。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是也。近河臣疏云。孟子大賢。去禹僅千餘年。必不爲無據之言。况舊跡至

今可考以盱眙縣治東二十里有聖人山山下有禹王河一名古河土人咸稱大禹治水導淮入江故道爲據。余考之明統志云盱眙縣有新河在彭城鄉。宋發運使蔣之奇開浚以避淮流之險。猶未詳。及讀宋史蔣之奇列傳。元豐六年之奇擢江淮荆浙發運副使。請鑿龜山左肘。至洪澤爲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詔增二秩。升發運使。河渠志。元豐六年正月戊辰。開龜山運河。二月乙未告成。長五十七里。闊十五丈。深一丈五尺。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洪澤。避長淮之險。凡四十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五

年正月丁酉畢。人便之。至是發運使羅拯復欲自洪澤而上。鑿龜山裏河以達於淮。帝深以爲然。會發運副使蔣之奇入對。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浪之險。止百里。淮邇歲溺公私之載。不可計。凡諸道轉輸涉湖行江。已數千里。而覆敗於此百里間。良爲可惜。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左肋爲複河。取淮爲源。不置堰牖。可免風濤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監丞陳祐甫經度。祐甫言。往年田棻任淮南提刑。嘗言開河之利。其後淮陰至洪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興役。今既不用牖蓄水。惟隨淮面高下。開深河底。引淮通流。形勢爲便。但工費浩大。帝曰。費雖

大利亦博矣。祐甫曰：異時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捐數年所損之費，足濟此役。帝曰：損費尙小，如人命何？乃調夫十萬開治。既成，命之奇，撰記刻石龜山。後建中靖國初，之奇同知樞密院，奏淮水浸淫，衝刷隄岸，漸成墊缺，請下發運司及時修築。自是歲以爲常。乃知疏所謂聖人山者，卽盱眙縣東北龜山也。下有禹王河，卽蔣之奇元豐六年所開龜山運河也。一名古河，又卽一統志所載之新河。豈可以土俗無稽之言而據爲金條玉律哉？又豈可以一時之誤記而謂禹貢爲不足信哉？曩嘗聞諸先輩言：江高而淮下，禹必自淮浦入海者，正行其所無事，以下爲趨。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堯

也。今欲從瓜埠入江，無論謝家鍾家會家岡，及分水嶺爲所畫斷勢，必燒山鑿道。且江受淮水而地形實高，淮水趨江而形實衆下，奈何？疏又云：循沿河形細闊，有現在河形淤涸成田者，有溪流溝澗寬窄不一者，有山岡平陸高低不等者。疏已自言有山岡，禹時導淮入江，不虞此山岡阻塞乎？抑此山岡乃陡生於禹治水之後乎？自相矛盾，莫此爲甚。至淮徑入江，不復濟淮揚運道，不數年而國計民生交受其病，有不可言者。則人所共曉，不復贅云。記中所言河臣卽築攔黃垵之董安國也。安國亦誤。

聽泗州莫之翰之言，遽行入告，不學無術，一至於此。莫之翰請開禹王古

河詳文曰禹之治淮原有二道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此一道也孟子排淮泗而注之注又一道也子輿去大禹治水時僅一千九百餘年使無實據必不著之於書况其舊跡至今可考也查盱眙縣治東二十里有聖人山山下有禹王河土人咸稱為大禹導淮入江之故道汴宋時尚通舟楫爲東南運道迨宋南渡以迄元明日就湮塞明初又於山麓穿渠之處增土築壩以避祖陵風水反跳之嫌其現在河形深淺不一始盱眙歷天長六合以達大江在在皆有遺址每風雨晦冥氣勢蜿蜒如長河雲煙霧靄中土人嘗髣髴見風帆舟楫如鼓棹挽拽狀其天時晴明河身地內間作簫管聲居民呼朋引類相率往聽大抵江淮流通之脈絡不肯終秘而以開導鴻功默啟後賢也此河一開可分淮流十分之四而濱淮上下可免魚鼈其利一也三廂之水可勺滴不入高竇將見沮洳之民降邱宅土下河之工計日可成其利二也其洪澤湖淳畜之水不至大盈亦不至大涸不大盈則鴻溝無所肆其號怒而遙隄鞏如磐石下流州縣可無燕雀處堂之禍其利三也不大涸則漕艘往來可以安行入河既免狂濤之險復無膠剝之煩其利四也且江淮交通檣帆絡繹釋利在商賈其利五也土著之民引水溉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旱

田蓄洩以時無憂天長縣志亦有其說志云或問孟子言排淮早澇其利六也泗而注之注今何以會黃而注之海也曰淮泗未嘗不可以注之江也注江之路有二今由高郵邵伯白馬草子湖從瓜儀屬一也由盱眙天長六合一也今此渠變爲桑田矣由邵伯入芒稻河入江一也又問史稱隋煬帝鑿汴梁以通揚州看瓊花闈龍舟渠成剪綵爲菱荷錦纜牙樯美人捧換則自汴至揚州有河無疑世傳自天長六合間以達揚州觀音閣爲聚舟馬頭今羅四橋之西北河身猶存循而尋之徑自河南分勢下洩或直達揚州儀真皆捕風捉影之語不足據也計東淮揚水利考序從來河漕重臣經理運道臨清以南清河以北荒度之功不敢不至至淮安以南瓜洲以北運河三百里則視爲內地安瀾不甚加意惟淺則挑濬潦則宣洩以爲故常而已今乃有大不然者向恃高堰壩埧周橋

一帶之隄障遏淮。使不得闖入內河。而藉全淮之水力。注清口。合黃河刷其沙。以入於海者。今且齧左隄。而灌高寶諸湖。水力分而愈弱。河躡其後。沙淤其下。運道梗而湖水溢。民與漕交病矣。向恃芒稻運鹽。兩河爲諸水入江之口。廟灣雲梯關爲淮黃入海之口。又必藉白塔河四廂及丁溪石碓等廂。以廣其浩瀚者。今則故道淤塞。以滔天之水勢。僅求出於瓜儀兩廂之間。則漕隄屢潰。民田與鹽場盡溼。而淮揚兩郡岌岌乎有陸沈之患矣。於是。有爲利漕利民利商之計者。建上流中流下流之規畫。曰塿築高堰。曰固塞翟垠周橋。曰復天妃下廂。此治其上流也。曰開涇河大廂。曰開黃浦子嬰雙廂。此治其中流也。曰濬芒稻河。曰濬白塔丁溪石碓諸廂。以暢其入海之路。此治其下流也。建白紛紛。皆瞭若指掌。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聖

天子旣命重臣專董其事。而史子壽平復彙諸家之論。著爲淮揚水利考全書。何隄宜復。何築宜增。何決口宜塞。何故道宜濬。何利於漕。而又不病於民。蓋生長其地。故討論精密如此。顧未知立功者能虛心採聽之否耶。

國朝王明德敬籌淮揚水患疏。當今第一急務。莫重於水除。大河以北。河淮濟泗發源。臣未親歷。不敢妄陳。若淮揚爲淮黃下流。漕運咽喉。臣生長其土。受害旣深。見聞最確。故其受病根源。知之亦最真。敬詳陳之。臣思天下賦稅半屬東南。由

江達淮止恃漕河一綫查從前漕規定制糧運行後方准官民船隻前進時當五月卽閉天妃大牓不容黃水溢入內河以防流沙淤墊其沿河額設淺夫嚴勒限程惟令濬河使深幫明末季法制寢敝不審前賢立法深意惟以恤商爲名遂令商民船隻盡得由牓不問寒暑晝夜逋行以致濁水直入內河全河盡淤新故相承遂忘漕規舊制嗣後一切管河官吏又復止知增隄並不濬淺殊不知遷隄日增而日高則河身日淤而日淺更兼上游高堰其石隄將盡之處向係高厚土隄日久年深未加修築遂致自周橋牓至白水塘程家堰止二十五里之內衝開大小各口共計五處有閘十餘丈深至丈餘者有閘十餘丈深八九十尺三四尺者淮水盡從高堰上流翟家堰一帶竟入高郵寶應各湖直射漕隄是以內河之漕隄不能支全淮大勢旣從上流劈開水道四路奔行則下流清口等處淮水之力漸減不能衝刷黃河濁水而黃河濁水反逆流入淮凡淮水入河之清口皮家場一帶盡係流沙淤墊是以清口之淮水不能下一遇水發淮黃並漲逐漸加隄其高過於居民房屋及遇颶風勢不能敵終歸潰決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望

廬舍田園雞犬老幼隨波盡逝康熙四年七月初三日龍風大作高寶之民男婦飄沒不可勝計蓋隄岸過高水力逾橫勢所必然固非修築不堅之罪也及遇亢旱又以河身淤墊積水無幾有司漕運爲重閉牓蓄水涓滴不容小民爲挹注灌漑之需是以順治九年十年江南全省大旱高寶與鹽各州縣隄下小民田苗盡枯固不必言且有小民被渴而立斃者此微臣伏處田間時所目睹又非僅得於傳聞也總緣淮揚沿河州縣地處卑下水出無源更兼蓄洩無方雨則一時皆集旱則滴水不通臣愚以爲治淮規則似應查照南河舊誌酌議講求仍當濬河使深幫隄使厚不應僅於隄上加隄僅救目前不思久計然不復漕運過淮完後五月卽開天妃牓舊例將濁流洋溢流入內地漕河亦旋濬旋淤河終不可得而深也不於高郵寶應山陽江都各漕隄單弱處所量造滾水石堤不於大則濬行宣洩水小則實築固漕及高家堰衝開各口速行修築將來水勢橫溢去水無路漕隄亦旋修旋潰隄終不可得而固也但實閉天妃大牓從前漕河重臣會議及多以奉差官兵及商民船隻未便未敢具疏題請臣請比照濟甯境內天井石佛等牓事例驗實部單按時開放

似無不可惟建造漕隄滾水石垣塞築高堰新開衝口未免
 致費國帑雇募民夫然所利雖在軍國大計實則為下民永
 除疾苦所需夫役自應各州縣協濟百姓自救身家何辭力
 役與其年年衝潰歲歲起夫困苦難堪何如實力修築共襄
 大計以圖一勞永逸之舉是固淮揚士民所心悅而樂赴者
 也若夫長河所經淮源所自以及沂濟漳滏各處濱河地方
 直省小民受害當不減於淮揚或更甚淮揚者亦未可知伏
 乞飭部酌議是否淮水關係最重臣議有無可采更飭河漕
 重臣及直省督撫大臣嚴飭管河官吏悉心體諒詳考河誌
 通權酌議一切河道如何而後疏防兩利如何而後蓄洩兼
 資當此未雨綢繆自應事半功倍將水土平而後民生奠樂
 利之休不難立見於今日矣倘按此奏在康熙六年任通政
 司經歷時季宗孔淮揚水患疏漕河自山陽至邵伯二百
 六十餘里河東有隄與河俱長即現修之漕隄是也隄之東
 係高郵江都興化寶應泰州鹽城山陽各州縣民田地地形低
 窪如在釜中全恃此隄護七邑之居民障二百餘里之湖水
 水漲隄潰則糧艘傾阻居民淹沒說者委之天災無可如何
 不知使存去路以宣洩之何致水聚為害乎謹按河水去路

原有舊制東可入海甯可入江查淮南涇河隄乃河水入海
 之去路若將此隄深濬兩岸增隄一逢水漲即行開放則浩
 漫之勢自減乃隄河以下皆係漕田臣勢難專主地方官
 惟閉隄以圖保護迨水勢愈大愈不敢啟直至隄潰而七邑
 淹沒隄下田地同為陸沈矣此河水不得入海之由也又查
 瓜儀雖有各隄惟芒稻河隄出水甚速乃由泰州運鹽河入
 江之去路若將裏河開深數尺則水勢直注於江雖西湖諸
 水泛濫此隄如建瓴直下則隄自不致潰決矣乃運鹽河自
 明至今久未開濬今淤淺至極若一啟放鹽艘即為阻擱故
 隄東隄西哀號望救之日正諸商閉隄蓄水之時鹽課所關
 誰敢輕啟此河水不得入江之由也水不得入江海如養癰
 而不使外潰必致毒攻肢體矣臣愚以為必將涇河等隄河
 底深濬築隄衛田疏通海口使水注海將泰州運鹽河刻期
 開濬使水注江若年復一年不行開濬徒事修隄而望其一
 決是猶閉賊城垣中而欲以竹籬茅壁拒之也若洪水一發
 又不知傷民命幾何淹田地蠲錢糧幾何矣倘按此疏在任
 御史時官夢仁疏理下河海口疏黃水視淮水為通塞所
 以捍淮水使崑會黃水者高堰翟垣一帶隄岸耳其上流為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閩

阜陵洪澤湖淮水於此停蓄堰埧逆之西注會黃水以滌淤
 沙下流為白馬諸湖五湖之間皆為漕渠要害漕渠自清口
 對岸入天妃牯南下六十里達於山陽折而西南經黃浦八
 十里達於寶應逾水越清水潭百二十里達於高郵沿邵
 伯湖隄折而西流歷金灣茱萸灣百有十里達於江都又折
 西南十里由三汊河分三派於瓜洲儀真入江曰裏河亦曰
 上河自茱萸灣牯東南從芒稻河百有十里說於泰州曰鹽
 河自泰州東西二埧過港口而北百四十里為興化稍折而
 西北八十里為高郵再折而西北百二十里為寶應又折而
 東北九十里為鹽城其間膏腴錯繡阡陌比鄰草蕩鹽場星
 羅棋布周迴千里祇憑舟楫為往來而出廟灣白駒丁溪諸
 口入海曰下河上下河惟恃一淺河隄蜿蜒其間登岸而望
 內如釜底外若建瓴淮揚兩府數十萬之田賦漕利由茲出
 焉淮揚六七州縣數百萬之戶口室廬由茲存焉故內開支
 河無慮數十凡以串場達海道相絡也人知高寶邵伯河隄
 為下河州縣之門戶高堰翟埧又上河之藩籬藩籬不固門
 戶因之失守固也殊不知昔人云射陽諸游喉也高寶諸土
 母腹也海口尾閘也灌於喉而漲腹所必至者况多其入少

其出大於口小於尾閘而謂不涇洞滔天也有是理哉古今
 稱善治水者莫如禹貢一曰入于海再曰入于海孟子亦
 曰四海為壑是海之能受水而為水所歸也明矣豈悉官河
 上諸臣獨不見聞而故為是泄泄從事乎緣歲久日湮漸積
 壅塞民之豪有力者盤踞其間安土重遷因緣為奸煽惑眾
 聽謂此不可窺而開也開之將不利於商若竈且恐生奸人
 窺伺固不自今日而多聚訟矣抑思黃淮入海以雲梯關為
 首稱其淮安廟灣海口以南有新興之匣子港鹽城有天妃
 口石碇口之新洋港伍估之老人港興泰有劉莊之新團河
 白駒之牛灣河草堰小海之苦水洋滴河口丁溪馮家埧之
 龍鬪港以及車兒浦載在志乘舊跡可循而何云荆始也卽
 欲為居人計獨不可就附近之地因下而別為澤也至民竈
 田在范公隄內豈海潮所能驟侵又何有於鹹水傷禾當不
 傷鹽之說乎况濬而深之煮海者得不負戴而舟焉利當不
 在民後抑海口僅取出水勢不等於大洋帆檣難以競渡也
 誠萬世永利矣循按此疏亦在任御史時彙文魁勘沿海
 中窪泰州亞於高郵興化直如釜底其沿海各場地勢南高

而北窪故鹽城又居興化之下流而羣水皆趨東北職此由也或謂沿海高於內地殆不其然大都各場與高江地勢畧相等察驗水平可見祇因興泰二邑獨處窪下故聚水而不能洩自明季迄今數十年來各場諸厝圯廢運鹽河到處淤塞西水東注而不知所歸則瀾漫民田長爲澤國矣考舊制諸厝經畫周詳各流分派井井不獨正河寬大卽支流旁洩之處口面皆闊數丈今已盡成平陸水行地中之謂何尙何水利之可言哉循按此議在任揚州管河通判時高郵土民治下流入海說治水在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其道不可不亟講也若雲梯關通而河注於海清口導而淮出於河歸仁隄高堰翟埧築而黃淮不東灌於漕河上流之治不更贅矣所嘗講求者則漕河之自淮而南實應高郵江都間沿隄所新建之滾水埧旣連二百餘丈之廣洩水於隄以東矣隄東皆山鹽高寶江興泰之田而興鹽則城在焉迤東橫截而捍海者又有范公隄然則滾埧下之水何以行地中而不至漫溢乎平陸興鹽及諸湖之水又何以達范隄而不至留滯於釜中范隄之下從何道而出於隄范隄以外經何港而入於海必瞭然悉指諸掌然後治得其道而躋昏墊於平成也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畧

今試言之隄東之河縱橫交錯又有諸湖蕩間雜於其中其名目不可勝舉而條理脈絡貴乎分明治之之法當分爲二大支皆從高郵州治分南北始其一將高郵南六滾水厝之下各開支河數里使之北入運鹽河南入漾洋湖會注於興化之下流再將興化原舊支河三股一名車路河迤東由串場河直達丁溪海口一名白塗河迤北轉東由串場河直達小海草堰海口一名海溝河亦斜迤東北由串場河直達白駒海口則南六滾水厝之水行矣其一將高郵北二滾水厝之下開子嬰溝舊河從臨澤沙溝由串場河下石碓天妃海口則北滾水厝之水亦行矣若夫沿隄各場其出海厝座港口皆有故道可尋也試更一一述之一則石碓天妃二口上受漕河之水下爲子嬰溝之門戶洩水甚速康熙七年戶刑二部查出水去路會同河漕督撫踏勘開放無阻今日久淤塞不能迅駛下海宜大加開浚相形造厝一則大團地在劉莊場北二十五里卽相傳老人港處也舊有石厝一座今廢上口攔築土埧其埧下亦通潮水西接串場河之新港東由陳家棗章家窰出關龍港之下口入海宜開浚建厝一則白駒場舊制南有雙門石厝一座北有單門石厝二座現今微

通潮水其迤東三十里至牛灣河又三十里至梅花椿由梅花椿至洋尙有四十餘里第牛灣河一帶河形淺窄流水不迅必逐段挑空建設牯座方洩水無阻一則草堰場北首有三門土牯一座單門石牯一座宜改造其迤東四十里至大東河現通舟楫再東去二十里至西團團下舊有土坵今廢坵外十五里接龍鬪港俱乾涸無水宜開濬一則小海場與草堰相連南有石牯一座今廢東至小海團五十里舊有土坵又東十二里至萬盈墩雖有河路只深二尺水面寬六七丈以至二丈不等惟直去四十里至王家港下海俱係淤塞其水漸淺僅深數寸宜開一則丁溪場舊有雙門石牯牯下河窄水淺不能行舟東去五十里至馮家坵坵下亦有牯座今廢石跡尙存再由沙河小東港從龍鬪港下苦水洋共五十里其一路河道水面寬一二丈亦間有三四丈其水之淺深僅存尺許亦間有一二尺以至於光沙無水不等皆宜開浚造牯一則河埭場自車兒埠至潛子河尙通舟楫惟從朱家窰歷董家窩頭至西川家奄地方三十里下苦水洋係無水光沙宜挑空添造牯座以上七處海口從五路下洋請次第開濬兼造牯坵水大則引水歸海水小則閉牯以溉民田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吳

斯范公隄以內之水皆由牯至港以入於海矣總之一帶支河并串場河以及牯外之海河細詳水勢要概寬十丈深一丈方洩淮黃之水惟高郵西運鹽河受諸牯之水更爲澎湃洶湧必寬二十丈乃洩水甚捷且海口朝夕兩潮潮落則六箇時辰水洩潮長則六箇時辰水停若不盡開支河則宣洩不迅其應開應濬之處必一概開廣濬深自田可耕而賦可復矣常祿請濬淮揚運河疏江南淮揚二郡運河自清口至瓜洲三百餘里上關漕運下濟民田爲淮揚二郡保障每

年有歲修搶修等工程臣巡視南漕親履河隄見隄與淮安府城牆相埒下瞰倉庫民居田地廡宇皆如釜底危隄壁立勢甚險迫細加諮詢緣昔年運河凡隔數年卽行挑挖平日又不時疏濬所以河流安軌水行地中自數十年來運河不復挑濬每遇清不敵黃黃灌入運沙淤日甚致運河底高水面因之亦高而河臣祇事加高隄岸致全河之水激而行於地上更聞淮安進下寶應高郵地形愈下其勢愈危臣念水性無不趨下今因水高而增隄使高何不因河高而濬河使深夫增隄之與濬河費雖較省而安危迥別從前專恃築隄束水不爲久計殊非治法如再不疏濬將來水勢愈高民居

硃批

愈下設遇河水長發陸有滲漏勢若建瓴淮揚兩郡運道民生城池倉庫田廬悉受其害臣目擊情形理合陳奏請下河臣會同督撫漕臣將淮揚一帶民居水勢悉心相度於秋冬水涸農畢糧艘回空歸次時將運河通身大興挑挖挖河之土傾積河岸不但河勢深通而隄岸亦愈加寬厚使運道安流民登祿席雖一時多費而端本之治為利無窮似於河漕工務均有裨益倘按此奏在乾隆元年七月二十六日時以掌江南道御史巡視南漕疏入奉

理事務王大臣速議具奏旋據覆稱淮揚運河關係運道民生悉來河臣但於隄岸加高於河身未議疏濬今常祿請將運河通身挑挖俾河通隄厚所見極是但疏濬之後河身既低黃水保無衝入自應先濬海口俾黃水迅流入海方於運道無礙而疏濬數百里之工程非旦夕可畢又將暫停漕運始可施工此事關係甚大非身任地方熟悉水勢情形不便輕為置議請一面將常祿所奏交河臣會同督撫漕臣悉心詳酌無惜勞費無憚更張無苟且而貽害無輕舉而召患并請交九卿及通曉河務諸臣暨淮揚現任京職如各有所見令據實陳奏夏之芳疏常祿條奏挑浚運河一摺總理事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聖

務王大臣等議及淮揚現任京職如有所見據實陳奏臣生長淮南竊聞淮揚兩府地方宋元以前並無水患其時黃水淮水分道入海各不相犯自前明黃水北流盡絕全河南徙淮為黃逼不能制黃所屯洪澤湖水遂致漲漫為害康熙初年淮揚疊罹水災

聖祖仁皇帝親勘指授方畧發帑築隄濬河河道以治世宗憲皇帝復將高家堰隄全用石工一切修防更為備至而淮揚

人民猶不能無隱憂者總因淮揚地最低窪以最低窪之地受全淮七十二澗之水又加以黃河肆虐其間止恃隄廂以為宣洩來水橫決去水紆回無怪乎受患不支也今海口淤澱黃水倒灌清口西則逆漲洪湖漫溢下流東南則直灌運河湖河均為黃水壑高每遇水發黃淮運河交會為一泛濫無所不至今既浚運河而不治黃淮將運河愈深黃淮愈增建瓴之勢水患終不能絕是必於未浚運河之先通治河之上流既浚運河之後兼治河之下流使黃自北淮自南運河止受清水濟運不令黃水涓滴下注而後河防漕務民生賦稅萬全無弊臣謹按其形勢揭其梗概為我

皇上陳之一黃水宜分導也淮揚之患在淮而淮病在黃必黃不侵

淮而淮乃淪宋時黃水原有南北清河兩路入海北清河卽濟水故道南清河卽今淮泗合流之區迨前明北清河塞猶於濮范間鑿渠分水或於蘭陽儀封開口以洩之嗣又開桃源黃坭新河自黃家嘴五港口洩黃入海皆分黃導淮之意今黃河上無出路止一淮受全黃之水而清口並海口故道復淤故河南之武陟山陽之王家營安東之荊良口桃源之龍窩口時爲衝決皆黃水不分之故似應於黃河上流尋討分流故道遠則曹單鄆濟近則桃清一帶如黃家嘴娘子莊五港口等處度地卑下酌浚支河以導黃水黃退一尺則淮進一尺黃弱一分則淮強一分殺黃助淮俾得借清刷黃以入海此則黃淮轉運之大關鍵也一海口宜通浚也昔人謂導淮先疏黃疏黃宜先闢海口蓋海口不闢則黃流不迅病黃卽以病淮今王大臣已有先浚海口之議惟海口內外地寬淤久旣欲浚入海之口當先浚近海口之河河口浚深以水攻水更足助人力所不及查海口寬不下百里固宜設法挑浚其自海口而上至雲梯關亦幾百里有餘尤宜疏通使沙去水迅駛流直下則海口挑浚之土日經衝油開廣自覺事半功倍至淤沙堅輒不一或仿昔人爬沙船層層疏浚又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吳

在司事者酌量土性相機施工一湖水宜堅束也淮水外障全在高堰而借清刷黃尤仗高堰之水前明至今皆以束湖水出清口爲治河良策康熙三十六七年間屢挑爛泥淺裴家場張福口等處以導水出口卽古人築隄束水借水攻沙之意今高堰堅築而淮水出口之勢不暢者聞近來黃水倒灌漲入洪澤湖口堰外淤成坦坡不但湖水出口無力并湖口受水之地漸淤將來黃水盡占淮界逼淮四溢何所底止似應度湖口淤處從天然引河下至清口並加挑浚深廣再於堰外餘地築隄綿互清口障水北流其運河口天妃廟或循舊制添設牯板以時啟閉使淮水之勢不分迅流直達而海口益得暢洩矣一滾垣宜高墊也高堰自漢陳登築後不聞有牯垣洩水之說自明時因泗州陵寢起見又於守陵太監并奸商偷渡之詐乃於堰外築周橋翟家等垣放水入湖以洩泗州之水然猶不久卽閉明河臣潘季馴論六垣宜築不宜開利病甚悉康熙三十六四十年等年堵塞六垣堅築武家墩一帶隄工束水刷黃舊有明驗語云東去只宜開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皆云水不可令分洩也前河臣齊蘇勒欲保高堰隄工竟將天然等垣底改低三尺與下河水勢相

平以便啓洩會不知古人建堤原以洩異漲之水非以澆平
槽之水也高堰隄身高於高寶興泰等處二三丈不等故水
大自堤上滾出水小則由河身出清口刷黃今則隄身日高
堤亦低下蓄水少而洩水多淮水未發之先下河先已盈溢
一遇水漲無地可容既不免於衝溢而清口水勢益弱難以
刷黃似應將各堤底仍照舊墊高三尺且嚴立禁約不可
輕啓必有異漲乃爲宣洩其餘應塞者塞之不必多留水門
以分刷黃之勢則東水攻沙既有專力而下河亦不受沈溺
之累矣一支河宜並疏也運河既浚則下河宜通高寶一帶
雖各有庸堤但自山陽歷高寶興鹽等處而後入海其勢緩
緩則水過之地已不勝衝決惟山陽以下高寶以上有入海
舊路如山陽城北烏沙河城南溼河寶應城北黃浦高郵城
北子嬰溝皆與高堰各堤相應下注射陽湖入海最爲便捷
今則庸口窄小水口淤淺一綫支河出水無多往往泛溢似
應將各庸照舊式修造水門務令寬廣各支河挑浚河面亦
令寬闊使水由各庸迅洩射陽湖入海則河水初入之路既
通較紆迴數百里入海者其勢倍捷矣一尾閘宜暢洩也河
淮之水不入海則入江高寶興泰形如釜底每逢異漲湖河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晃

溝洫瀾漫專恃下河一帶庸河宣通故入江之口則有揚子
河三汊河芒稻河等處俱宜疏浚而芒稻一河尤衆水所會
最爲要路河口有東西兩庸不屬河員管理商人蓄水行鹽
每將庸口堵塞以致啟閉失所應令商人挑浚鹽運舊河以
便行運將芒稻河兩庸改歸河員管轄其兩庸上下盡去堵
塞決之使通庶湖河水由金灣入字河鳳凰橋壁虎橋灣頭
等處直注芒稻河入江至興泰鹽城地東海口亦多淤澱如
天妃石礎等庸白駒草堰丁溪諸河皆宜挑挖勿令淤水庶
下流河道宜通尾閘得所歸循而河可無患矣以上六條皆
疏浚運河兼宜經理之事蓋淮黃運道相爲表裏自當窮究
源委治黃以治淮治黃淮以濟運爲一勞永逸也倘按此奏
在乾隆元年八月疏入奉

旨總理

事務王大臣議奏議得御史夏之芳奏通籌淮揚水道一摺
應暫存內閣俟河漕督撫諸臣詳酌到日及九卿等一併會

旨淮揚

現任京職如各有所見據實具奏以備采擇臣揚州府高郵
州人理合遵

旨據實

陳奏竊惟淮揚兩府襟江帶淮爲南北水陸衝要更爲漕糧

輸輓咽喉按古輿地圖淮安府安東雲梯關為淮水入海故
道其會黃入海則始自朱金元三朝然黃河有北流南流二
表及明宏治中劉大夏築斷黃陵岡北流遂絕於是一淮受
全河之水兩瀆並流入海每遇泛漲淮揚受害萬歷年間潘
季馴用束淮刷黃之策堅築高家堰蓄洪湖所貯全淮之水
以七分入清口刷黃入海以三分入運河自山陽寶應高郵
江都三百里達於江每年四月糧船過淮後仍於天妃廟外
築草埧一道以控禦黃水不使涓滴入運蓋恐倒灌淤阻漕
運運河內又置撈淺夫役三年募民夫大挑一次俾糧船通
行無礙故自萬歷至我朝定鼎淮揚一帶田廬安枕運道
通行其治水成法載在河防一覽者可考也順治十八年防
海寇由雲梯關入口於水中釘梅花樁以限其入而黃河沙
停漸淤此海口受病者一康熙元年南河分司吳焯擅開周
橋洪湖水直入高寶湖致淮水中分力弱不能刷蕪而清水
流緩雲梯關又淤海口受病者二康熙七年平地水高數丈
田廬沈沒蒙

聖祖仁

皇帝全蠲大賑灾民得生此後疊灾頻賑而糧運亦阻於是
講求治水良法特遣大臣閱視此數年中經科臣李宗孔彭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辛

之鳳等屢疏請塞歸仁隄閉周家橋築高家堰皆以束淮刷
黃疏通海口為要策乃河臣如朱之錫王光裕等或惑於浮
議觀望不前或陽為奉行苟且塞責十九年洪湖大漲從高
堰漫入高寶湖運河東隄清水潭等處皆決淮揚州縣田廬
盡沒高郵城內水深四五尺是時總河靳輔欲分淮水使東
注高寶湖疏請於高堰開滾水埧六座洩洪湖水又於高郵
城南開滾水埧六座洩高寶湖水其意以為淮水分則黃水
出雲梯關易於容受不知淮水中分力弱不能刷蕪清口日
淤黃水尾淮水而行遂入天妃廟內運河又疏稱兩河已治
運河不須挑改挑淺夫為河兵而運河之底日淤日高自
此始矣二十四年大水仍如十九年是冬

聖祖仁

皇帝南巡高郵士民葛天祚等叩關不敢斥言六埧之害
但求於漕隄東挑浚鹽場河俾六埧之水由范公隄海口下
海仰蒙動帑開浚以按察使于成龍侍郎孫在豐為下河總
河專司其事但范公隄一帶海口所洩者運隄以東射陽湖
綠洋湖等水並高寶湖由運河插洞以入隄東之水而洪湖
之水非以此為出路也今六埧之水東下先浸高寶上下河
民田而後達海六埧不開則范公隄海口之開無益况清口

聖

上

聖

日於海口日塞新輔疏稱兩河已歸故道涸出田畝請開官屯雖經督撫臺臣參奏屯田必不可行停止其事而此新淤之地皆在安東地方今所稱葦蕩營多置員弁收蘆葦以備工料卽曩時所置官屯之地夫以當日出水之路淤而爲田則海口之受病彌顯患亦更烈矣雲梯關不能暢流遂勢迫安東總河董安國築攔黃填一道以護安東城郭上流阻而下流壅釀至三十五年大水從高堰漫入高寶湖城郭不沒者三版其險較十九年二十四年更甚三十八年又衝決邵伯鎮漂屋淹民不計其數三十九年三月初一日欽奉

聖祖仁皇帝上諭各隄岸愈高而水愈大非水大之過皆因黃河淤整甚高致節年漫溢黃河淤高一尺則水高一尺淤高一丈則水高一丈若治河單以築隄終屬無益十一月十一日又奉

上諭朕聞南省來人云黃水比淮水高丈餘若將高堰隄岸增加堅築以東淮水使刷黃而行亦似有益欽此仰見

聖明洞鑒前此治河者不築高家堰而開六坦不疏清口而加築隄岸之爲害矣四十年總河張鵬翮開六坦而洪湖水不分洩淩爛泥淺而清口之淤漸通業有頭緒此時若於清口上流堅築歸仁隄遏睢水入黃河以助其衝刷且爲高家堰外障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五

則清口當必更通運河不致倒灌再於安東下流疏闊雲梯關舊口或於安東迤北未淤處另爲關闕使與現今海口相連俾寬廣深通一如曩時則下流宣洩上流自迅豈惟運河無虞倒灌海潮亦無逆漲之勢矣乃瞻顧皇誠恐黃淮合漲致有衝決遂欲分淮導黃議於盱眙縣上流溜淮套之處燒山鑿道引淮水由六合縣入江荷蒙

聖

聖祖仁皇帝親巡見其決不可行遂寢其說因改洪湖六坦爲三坦將坦底加高三尺以備宣洩不許輕開數年水患畧平遂以成功入告兼薦趙世顯自代所舉非人工程日壞海口日淤運道淺阻水患頻仍釀至六十年豫省武陟縣秦家廠詹家店等處隄決黃水直衝山東張秋鎮淹損人民不計其數且水不歸槽運道有阻於是陳鵬年爲總河至雍正元年決口始塞卽於是年六月豫省中牟縣十里店漫決九月楊橋隄工又決三年六月河決江南睢甯縣朱家海口隄工豫省蘭陽縣板廠隄工亦報漫決以上諸決口雖經堵塞而凡南岸決口水勢皆直灌洪湖於是又以淮水所滯之區變爲全黃所注之地黃河淤墊而洪湖面之廣者日狹底之深者日高况由三廂直注高寶湖而高寶又淤且灌入運河河底益

高於是加隄蓄水以濟運而城郭如在釜底夏秋水漲西風驟起危如壘卵惟有開高郵城南三頃以洩入隄東下河甚或宣洩不及河官盜決東隄以保城郭而興泰等州縣又成巨浸更可異者自朱家海口決後睢甯虹縣泗州桃源宿遷盡有淤地齊蘇勒奏稱洩出沃壤四年請設淮安衛守備專收五州縣淤地增輸錢糧七年尹繼善奏裁守備並請減贖雖奉裁減而此淤出地畝現在清口上流如爛泥淺裴家場等七道引河之上惟一道開通則清口之淤此又明驗矣黃不能出清口上流惟漫溢於洪湖不得不奏請將高堰三頃插底改低二尺五寸是仍踵六堰之故智且增一黃水建瓴直下矣近日河臣視爲故常更欲於毛城鋪地方挑引河使黃水直注洪湖不思以洪湖貯黃水則湖底日高高堰日危七年

世宗憲皇帝發帑金百萬修築高堰其爲淮揚運道民生計者至矣今反欲使黃淮之水皆從高堰漫溢而下豈不與

聖意背乎八年七月黃淮並漲高堰幾決山陽高寶田廬盡沒城郭危在旦夕人民逃避高阜今年七月天雨連綿又加三頃之水瀾漫而來較八年大水僅少數寸上下河田盡皆淹沒幸

江北道程

卷三十六

壘

西風未起城郭人民猶得保全然此等危險豈可屢試僥倖無恙設河淮大漲衝蕩高堰全注高寶東侵興泰南奪邢溝與江流會合至通州入海則淮揚諸州縣城郭廬舍陸沈水底田賦鹽課俱無所出而自鎮江以至淮安數百里運道一望汪洋牽挽無所施風波不可測其爲害又豈淺鮮哉今蒙恩因臺臣之請疏運河爰集衆議以圖更改此淮揚百姓更生之機敢將歷年河道通塞源流散爲我

皇上天

皇上陳

之然其患尚不獨在淮揚而已禹貢河自碣石入海至周定王五年河南徙從天津入海東漢唐及宋初又南徙從山東利津入海自宋慶厯八年又合淮入海迄今近七百年南徙之勢已極天道循環無往不復况江淮河濟稱四瀆瀆者獨也今河已混濟奪淮若再徙而南勢必合江入海四瀆合流必無此理且水性就下其由北而南遷者以北高南下也南行既久日益淤墊則南高而北下自康熙六十年六十一十年北岸決口塞後屢決於南然每決必淤淤則河身必高十數年南岸河身高於北岸故北岸多險况河之淤也由下而上曩時河決在徐邳桃宿今徐邳桃宿皆淤則其決又必在曹阜豐沛此黃河變遷之形勢也淮水逆漲泗州城郭於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五

康熙二十一年沈於水中近又逆漲於五河宿州設遇黃淮並漲合而北決則曹單豐沛必受此害是今日淮揚之患有形可見異日東兗之患機兆已成此臣所謂當合全局以務更改也在臺臣之請浚運河亟宜補救不為無見而王大臣議及疏濬海口更為切中事宜但安東海口現在通行者乃當日十分之二三耳雍正六年齊蘇勒題報濱海射陽湖淤出良田給民領墾現在遵行淤出之田非即海口之水路乎其不能闢海口而南明矣至安東迤北乃海州地方有黑峯口航海數里可至鬱洲山年來竟可捨舟陸行則海潮之自東而西挾沙淤入內地數十里其不可闢海口而北且東也又明矣已淤之海口無論難以施工且恐旋浚旋淤勞費無益况黃河自開封以下逐段淤塞欲東不能欲南不得則河必捨現行之道而北徙揆度天時地勢殆必然也臣謹按地圖今之封邱縣北岸有金龍口乃當日黃河由張秋鎮入大清河故道現有河形康熙六十年河決亦東注張秋鎮又將故道衝開現今東河總河所轄境內惟金龍口最險今若自金龍口而下依照河形先為挑浚深廣凡當水之衝者戒民將田廬冢墓悉遷他所官給其費於兩岸築縷隄束水更

於縷隄外築遙隄使暴水至得左右游衍而不至旁潰又於張秋東北由大清河入海故道亦挑河築岸其現行海口在海豐利津地方雍正五年曾遣何國宗開浚引河但未如式今若再疏闊俱使廣闊深通然後決金龍口使之自北而東仍復宋之東流金元之北派因其故道以入海最易為力蓋安東已淤之海口難以再闢而海豐利津未淤之海口易於施工也夫以一黃河之水分而兩流則勢必弱然後堅閉高堰三垣大闢清口使淮水暢流安東海口刷黃而行既不停淤亦不內灌然後挑浚運河建置插洞淮揚城郭田廬可保自瓜儀至天妃廟之運道無阻而徐邳桃宿以上開封以下之隄永無危險此實讓上策當亟行於今日者也或疑河無兩行不知凡大川有經流必有支流禹斯二渠疏九河漢有屯氏諸河唐有馬頰宋有二股河皆并行入一海口且宋有北流東流金有南派北派皆分流各入一海口安在不可分也又或疑有妨運道不知運道自濟甯而北臨清以南皆用汶水濟運無藉於黃黃水由張秋鎮以入大清河不過穿運而東猶淮安天妃廟之入新河口糧船可揚帆而渡無衝擊之虞牽挽之苦也自明永樂建都燕京全賴會通河運漕而

黃河之自漫出者猶有六其二入淮其四合漕以入淮出長垣者自陽穀入漕出曹州者自魚臺入漕出儀封者自徐之小浮橋入漕出沛之南者從飛雲橋入漕出徐沛之中境山之北者從魚溝入漕方且以黃淮揚衝金龍口則無東窵與其每年築隄防險何如先事豫防爲曲突徙薪之計但更改之法必須籌畫萬全故禹曰子荒度土玉荒度者必躬履其地量道路之高下遠近測水流之廣狹淺深目睹全勢方可次第施工尅期告成伏乞

皇上特

簡大臣中有才識幹畧能肩重任者趁此三冬水涸從原至

委相度形勢繪圖入告然後集廷議以僉同奉

睿裁而

舉事庶足爲久安長治之謀也臣世受

國恩年已七十其生之年即淮揚被水患之始目覩耳聞紀載甚

悉自爲諸生時原任總河張鵬翮陳時夏每舟過高郵必召臣問計深以臣言爲然而未竟其用今蒙

皇上軫念河工下詢芻蕘敢不以管窺之見上備採擇倘按此奏亦

在乾隆元年八月時任刑部主事疏入奉

硃批總理事務王大臣速議具奏欽此

議得孫溲孫奏河工事宜稱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書

從前黃河有北流南流二支及歷來河臣修築原由言之頗爲全備其言治河之道當合全局料理安東已淤之海口難以再闢而海豐利津未淤之海口易於施工因勢利導以黃河之水分爲兩流原屬賈讓治河上策但關係重大勢難懸揣現奉

諭旨交

河漕諸臣詳悉妥議尙未具題孫溲孫所請

特簡大臣相度之處目前似尙可緩請將此摺抄寄河漕諸臣令悉

心閱看務須通盤籌算爲一勞永逸之計作速妥議到日交

九卿公同議定請

大臣前往查春奉

旨依議

高斌疏淮揚運河自清口至瓜洲計三百餘里上源係分

清口洪澤湖水入天妃壩建飯而下經淮安寶應高郵揚州

達於江惟藉東西岸隄以爲防原屬險要更因日久沙淤底

高隄峻淮安城郭勢如釜底每當伏秋汛發雖有天妃一壩

束水而湖水自運口而下勢湧搶護人力難施遂致年修防

岸隄工城邑勢甚危險必減洩搶護方保無虞此每年修防

最要之機宜也向來減洩之法天妃壩而下有文華寺引河

再下有寶應竹絡埧但臣於今年水發時親驗兩處宜洩僅

能減水數寸及尺許不等而平槽滿岸仍屬危險勢難刻緩
不得已將洪湖尾閘之山盱天然南北二堤開於湖水漸減
而運河水亦漸退此洪湖與運河一體相關之明驗也但山
盱天然南北二堤一開雖保淮城而清黃入海全在蓄清有
力若尾閘宣洩太過未免通湖元氣受傷且洩水全歸高寶
諸湖湖不能容必從運河西隄各港口放入運河運不能受
又須開放高郵城南之東隄三大堤洩入下河而高寶興鹽
之窪下民田遂致淹漫是淮郡安危全係運河之平險而運
河平險惟視河水之大小而洪湖之水欲其并力禦黃蓄洩
之間利害甚鉅今若湖水過大不為宣洩恐其潰隄危城洩
水下歸高寶諸湖又必淹田害民均未盡善此運河形勢有
不得不經營斟酌者也伏查運河底高自應議挑第洪湖水
高運河水下若但議浚河而不關攔運口則河底雖深河身
縱存容納之量水面仍無減退之形終不足保隄護城臣之
愚見欲使運河無險當先使運口有關鎖關鎖既緊則啟閉
在人而洪湖異漲可禦夫運口關鎖關鎖是也現在運口內
止有草堤三座及天妃越河石插各一座今關攔水勢議於
天妃正越兩插下相去百餘丈各建草堤三座草堤下酌量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壘

遠近再建正石插二座越河石插二座又於所建二插尾各
建草堤三座如此重關疊鎖層層收蓄則水平溜緩操縱由
人湖漲可禦河水可減矣至挑浚事宜接奉部交卽委員將
運口通身測量現在水深者水有一丈五六尺至二丈不等
淺者亦有七八九尺至一丈一二尺不等雖每年漕艘通行
無阻但運口既有關鎖則水勢必小淺處卽不足以運漕自
應將間斷於處先加挑浚今議以水深一丈五尺為準其餘
一律依挑卽以挑河之土幫築隄岸但令培厚不必加高如
此則河底深通河隄寬厚運口石插相機啟閉但使分水足
以濟運而止洪湖雖有漲水不使多洩入運則淮揚城邑人
民安如磐石矣再洪澤湖水向例三分入運七分會黃入運
之水恐其過多而難受會黃之水欲其勢盛而力強今運口
既有關鎖則入運之水不虞過多而湖水并力出河更足禦
黃東注至山盱尾閘之天然南北二堤原用宣洩洪湖異漲
藉保淮城大隄今運道無虞而高堰大隄又蒙
皇帝發百萬帑金修築堅固將來非有異漲二堤斷不輕開
使清水全力禦黃而高寶諸河所受之水循軌入沅不溢下
河是運隄益固而高寶興鹽民田不受洪湖洩水之患矣現

世宗憲

在通盤計算工費約估需銀五十餘萬兩俟議定奉准再行
細估題報至各項工程只須多員償俸自可計月告竣請下
漕臣將乾隆二年回空趕早一月過完三年重運展限於三
月進瓜洲江口計限半年可以辦理無誤毋庸暫停漕運合
併聲明事關重大未敢遽同督撫漕臣定議謹就愚昧之見
繕摺具奏倘披此奏在乾隆元年八月時任江南河道總督
疏入奉

殊批總

理事務王大臣會同九卿速議具奏旋據總理事務和碩莊
親王等覆奏臣等伏思淮揚運河關係運道民生年來河身
淤高淮揚頻受水患自宜大加挑浚而治運必兼治黃又恐
運河疏後黃水倒灌入運是以前議覆常祿摺內有先濬海
口之議而夏之芳孫漢孫條奏亦稱海口淤高宜加疏濬今
據高斌奏准揚運河宜加挑濬並請增建插垣以時啟閉而
於海口應否疏濬未曾議及臣等面詢據稱黃河入海之口
現甚寬深不必疏濬竊思高斌職司河務於水勢情形自必
熟悉既以不必疏濬海口為言自可保黃水暢流入海其淮
揚運河原借洪湖之水以濟漕運每恐引黃入河故建天妃
一插以阻扼黃水近來黃水長發每至倒灌入運今高斌請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奏

於天妃正越兩插下多建石插草垣關束水勢亦屬分減運
口來源蓄水敵黃之策應如所奏添建石插四座草垣十二
座並將運河淤處一律挑濬總以水深一丈五尺為準其所
需料銀委員估勘將建築石插草垣並挑河工段高寬丈尺
先行造冊題估動支河庫銀兩給發承辦各員豫備料物並
行漕運總督將乾隆二年回空漕船趕早一月過完三年重
運限三月進瓜洲江口以便督令各員依限趕築工完將用
過銀兩題報工部覈銷所建插垣務令相時啟閉以濟漕運
天然南北二垣勿得輕開務使湖水蓄聚有以以免黃水倒
灌至洪澤湖水原藉以刷黃其出水之清口必寬闊深通方
得暢流前據夏之芳孫漢孫所奏俱以近來黃水倒灌入洪
澤湖口堰外淤成坦坡不但湖水無力並河內受水之地亦
漸狹隘是現在清口狹隘湖流勢緩難以敵黃雖如何開
稱海口果係深通而上流壅滯恐下流亦未必疏暢如何開
關深虞應令高斌會同大學士嵇會鈞副總河劉承澄等詳
度妥議具奏再夏之芳奏稱黃水宜分導孫漢孫奏黃水宜
分兩流雖屬賈讓治河上策但揆之時勢實屬難行又夏之
芳奏湖水宜堅束一條與高斌所奏建築插垣相同俱毋庸

議又夏之芳奏滾垣宜高墊支河宜並疏尾閭宜暢洩三條似於建築插垣後亦應次第酌籌應俟高斌回任會同一並酌議具奏此案現奉

諭旨交

河漕督撫諸臣詳議今除該總河議請建插挑河外如尚有應增疏濬工程該督撫臣務期一秉公忠仍與該總河商酌會題臣等再行詳議 評容疏自淮沂揚漕河互於南北長隄三百餘里隄西爲上河洪澤白馬高寶邵伯諸湖是也隄東爲下河山鹽阜高寶興江甘泰九州縣之民生土地在焉又東則爲大海矣向於淮揚言水利者謂上河之水宜導入江下河之水宜導入海雍正六七年間開浚湖河淤淺設立涵洞插座未嘗無補第上河入江尚未暢達下河之水去路更多未通是以早年不敷灌溉而一遇霖潦則黃淮諸水奔赴漕渠不能容受不得不瀉之下河以保漕隄往往開高郵南關大隄五里中垣車邏大隄以洩水適當高寶興鹽山阜連界周圍數百里形如釜底放水而下勢若建瓴而九州縣鮮有安居矣臣詢知上河入江惟董家溝沙垣河楊子橋河等處再爲挑濬便可暢流而下河入海則其道正宜疏導夫當水溢之年諸河水注漕河苟通海之路不捷不寬紆徐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卷

淺阻欲求水不爲灾得乎今考其地勢稽之衆論僉謂山陽漁濱河可達阜甯射陽湖入海寶應子嬰插可由廣洋湖達鹽城新河歷天妃石磯口入海或竟由興鹽界河於鬪龍港入海高郵通湖橋插等處可由運鹽河至興化下流車路河從小海廢插入海至高郵三垣並沿隄一切插垣涵洞僅可留爲灌溉之資惟開通漁濱河子嬰河通湖橋等處循塗赴海使下河之水有所泄再建設鹽城之天妃插及葺理興化等處小插以捍禦海潮使內河之水有泄有蓄更勸導下河之民修築堤圩疏濬支河小港如是則淮揚九屬民生旱澇無虞矣恂按此奏在乾隆三年十月六日時署江蘇巡撫疏

命河臣

高斌督臣那蘇圖暨該撫勘商具奏乾隆四年正月七日會奏勘得上河通江之路如江都揚子橋河從深港入江沙壩河從袁家橋入江董家溝從李墅河入江現在三處河身窄至七八尺寬至二三丈深至二三尺不等均應開濬又高郵通湖插頭插等處由運河入興化車路河白塗河申場河從小海之廢插草堰插入海查通湖橋涵洞一尺八寸內寬二丈此處民居稠密只須開浚深通而頭插口起歷河口鎮至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矣

運鹽河面較寬約七八丈不等並皆淺澗車路白塗申場
 久已淤塞均宜酌量挑深又寶應子嬰插至黃家營歷高郵
 北宋莊新河歷天妃石磯口入海查子嬰插三圍計寬六丈
 而插內河面相現今淤塞所經湖蕩亦面寬水淺均宜挑
 深又山陽漁濱河東達阜甯馬家蕩由射陽湖入海查馬家
 蕩漁濱河年久淤塞並宜及早挑濬再山陽涇河插口引河
 亦關民生利濟年久淤塞並應開通高郵南關大堤五里中
 堤車邏大堤為運河洩水要道設遇湖漲運河不能容納不
 得不開堤宣洩而引河淤墊高寶興鹽等處每受漫溢更宜
 亟挑涇河插口引河由海陵溪蝦鬚溝等處達馬家蕩射陽
 湖入海南關大堤引河由廣緣橋頭插口河口鎮運鹽河至
 興化官河得勝河從車路白塗申場等河出小海廢插草堰
 插入海五里中堤引河由東甯河南橙子河亦歸興化官河
 池運出小海廢插草堰插入海車邏大堤引河由齊家莊公
 田廟赫旺莊大涇溝空溪河入泰州界由興化官河出梓新
 河申場河丁溪插入海其河身淺狹均應一律開通至興鹽
 等河及白駒南北中三插並青龍插出關龍港入海等處為

各河宜洩總匯現多淺窄均應疏通泰州運鹽下河亦多淤
 墊並宜開導通州泰興如臯承揚之委河渠脈絡相貫所屬
 十場之鹽河本與揚州灣頭相接今多淤阻亦宜挑空鹽城
 天妃口向因土鬆未建石插今查浮面三尺以下即係實土
 可築石插決宜早建興化白駒南中北三插年久損壞均應
 修築以資啟閉三插引河亦宜疏通以暢尾閘再沿海范公
 隄綿互四五百里實為鹽興泰等處保障間有低薄不免海
 潮漫入亦宜加培高厚以資捍禦臣等約畧估算需費當在
 百萬仰懇

簡放部
 旨派出
 命查勘

院大臣一員督理其事臣等遴選大員隨同贊理奉
 大理寺卿汪滌前往江南總辦此事 尙書公訥親疏臣奉
 江南河務會同署督臣尹繼善河臣白鍾山暨按察使方觀
 承 徧履湖河通籌全局據臣見所及與督河兩臣詳酌復於
 回京之便與河東河臣完顏偉直隸督臣高斌覆加講論以
 期詳慎今將各臣所見一併備敘具奏 洪湖上承全豫之水
 並鳳泗諸流專注清口會黃入海並高分入運口濟漕由瓜洲
 入江如遇漲發則由三滾墳減下經高寶邵伯諸湖歸入運
 河分注泰州之運鹽河歸江興鹽之申場河歸海臣至運鹽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堯

申場二河查勘通江通海各路次至高寶諸湖最後至洪澤
 湖詳審上下游相承之勢洪湖正漕由老子山前自西南注
 東北從裴家場等引河以達清口當漲發時正溜水湧達口
 重重關鎖惟清口一處出路其三滾頃減出者乃其回溜餘
 浸是以宣洩不及高堰全隄受險且湖水過滿淮滄等河
 不及下又每溢為盧鳳六泗之患此洪湖減洩不暢上游致
 患之情形也至減下之水由高郵邵伯等湖入運者則有泰
 州鹽河為歸江之路通江新舊河港八處新河向未過水舊
 河如秦塘白塔等河盡屬港汊泄水無多惟芒稻河最
 為寬暢而鹽河水深四五尺僅足運鹽之用芒稻河開即礙
 鹽運既不能豫為容受之地迨來水已多開放不及運河不
 免壅遏此通江之路猶未順也其水由高郵湖入運者各
 屬填泄入官河至蚌蜒梓新車路白塗海溝等河入申場河
 為歸海之路通海十二廂以白駒天妃為暢順嗣因申場河
 為運鹽孔道河水僅深二三尺於是白駒等廂專事閉蓄以
 資鹽運幾成虛設官河及梓新各河又皆淺窄容納無幾湖
 蕩停洄不下先已漫溢民田致有以河為壑之說不知下
 河原為尾閭之地但險阻未除自難宣洩遂謂與鹽釜底水
 不得出又謂范隄廂下引河常為海潮屯阻臣將與鹽上下
 水道淺深及節年過水情形詳加詢考地勢固屬窪下未至
 形如釜底水由各廂穿范隄而出就下勢順各廂距海遠者
 一百八十里近亦八九十里潮汐常不及廂數十里間有清
 水外出遇海潮阻回潮落水亦隨下並非有礙水道陳說相
 沿尚少經畫此通海之路猶未順也江海去路不順下河
 各溪港悉成止水洪湖減水由高郵等湖入運者穿運東注
 不能消滅貽患下游因而洪湖不敢輕言宣洩然蓄閉過甚
 驟有漫溢上游受患並及下游此下游歸江歸海未順之路
 所當亟為籌議者也歸江則應濟鹽河查鹽河上流水深四
 五尺如阜以下益淺其底原高於運河應從現在河底以下
 挑深五尺南至通州城河東至丁堰河均一律深通使芒稻
 等廂填下常有底水足資鹽運然後視運河之水幾尺以上
 卽為有餘將芒稻等廂酌量開放陸續減洩再將寶應高郵
 二湖相連之華家灘大新河高郵邵伯三湖相連之王家港
 茅塘港並邵伯通運引河逐加挑濬俾三湖灌輸以達運河
 鹽河由各廂開放每年於重運過後四五月內行之卽遇盛
 漲亦不致有湖河先滿之患而芒稻各河沛然通順更無宣

洩不及之患矣通海則應濬申場河洪湖入運之水上流有餘則由高郵歸入運下注官河至興化分由梓新車路歸江亦從高郵湖港入運下注官河又邵伯頭二等船水恆子浚洋白塗海溝界河以達申場河出天妃白駒以及小海丁溪各湖等湖分由蚌涎達申場河臣查勘值五月水盈之時河水僅歸海乃下河宣洩之要道臣查勘值五月水盈之時河水僅深二三尺卽水長滿岸亦不過五六尺白駒等船常閉與化各湖河水無去路稍增四五尺卽至淹漫蓋興化地窪申場河淺故也應將鹽城以南南北二串場河一律挑深使一河可容數河蓄水足資鹽運白駒等船相繼放閉船下引河就現在河身酌挑以順其勢其興化以上高郵官河承南關車選二埧爲減水總匯之路須挑落寬深蚌涎梓新車路白塗海溝興鹽界河以及東西官河諸洩水要道均應酌量開濬以資利導下河各水道將來既開深通南關車選二埧又改爲常開濬則運河有餘之水正應隨時多令減洩今督河二臣請將埧面加高五尺臣將埧脊河底驗量須一丈二三尺始能過水三埧之下至一丈二三尺則地下昭關邵伯等處卽深一丈四五尺上游過旺隄岸受險臣與督河二臣面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卒

加詳酌應於所加五尺內去石二塊共減二尺四寸令新加埧脊至河底合計不出一丈運河水深一丈以上卽令過水則蓄洩適宜而兩埧俱歸實用矣再邵伯以上水由運河東岸各船埧歸下河者合計車邏南關二埧並新舊各船洞口門約共寬一百四十餘丈范隄各船口門僅共寬三十六丈來多去少湖蕩紆回易溢泛溢應於范隄一帶酌照芒稻船式於現在船座多添金門卽會入現有引河出水至天然二埧石工高堰以下二隄俱可停止修建查天然二埧原議徹底開放必致清水受虧若永行堅閉又慮出格之水湖不能容請將天然二埧改建滾水石埧照山盱三滾埧式量高一尺不致過水太多覆准遵照尙未興工臣查洪湖地勢儘南之天然二埧儘北之武家墩俱較古溝六安溝高七尺餘較高堰高六尺餘淮水入湖正溜先至古溝六安溝低處然後分溢武家墩高堰外灘其浸及三埧天然埧外灘者乃其回溜倒漾如遇異漲老于山漫溢分注之水亦倒漾及此其上遊來水如清水溝蔣家船以南約二十餘里天長盱眙二縣境內漚水並聖人山前淮漲分流俱由此入湖凡此皆於湖內爲餘水宜令早爲減洩否則合正溜餘水全湖漲滿三滾

埧宣洩不及則下流壅積武家墩一帶運河牯埧僅隔一隄
危險堪虞而上游盧鳳諸水不能卽下並患漫溢况水出清
口交匯之地河身寬四百餘丈清水過盛占流四分之二逼
黃路窄不能暢下毛城鋪王家山減下之水必多又歸洪湖
以助漲勢來源益多去路益少臣愚以爲應將天然二土埧
改與南埧相平於南埧過水時亦令過水此處地亢灘高回
流勢緩且係水長自過應仍土埧之舊無庸改建石工向來
相傳二埧土性堅實過水不刷故名天然卽使刷有溝槽隨
時堵塞尙易爲力况下游去路業經通順亦不爲害二埧既
不用石其沈家西林家西磚工俱應停止再高堰舊有二隄
現議加築以資重障臣查所加尺數仍不及大隄之高而兩
隄之間相去甚促二埧之下在在坎窪取土尤難且上游天
然二埧果能經理妥協及時減洩不致下流壅遏周橋以下
豈有他虞二隄工程儘可停止臣將此條商之完顏偉據云
天然埧改與南埧相平俾及時減洩事屬可行惟土埧過水
不若用石商之高斌又云洪湖水宜多蓄禦黃不宜多洩致
清水受虧開放天然埧固爲高寶諸湖之患若滾埧出水五
尺以上勢雖稍緩患仍相等前議將天然埧改爲石滾埧高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空

南滾埧一尺乃不得已用減異漲於蓄水尙無虧損今於三
埧外又令多洩似未相宜且土埧雖堅過水究不免汕刷等
語至開濬鹽河申場河以通江海之路並高堰二隄停築意
見俱同倘按此奏在乾隆九年九月章下大學士九卿詳議
具奏仍

命訥親

入議唯土埧易石請飭該督再加詳酌餘俱准行

籌淮揚運河情形疏淮揚運河東隄減入下河之水自邵伯
以北者皆歸海邵伯以南者皆歸江緣邵伯池東地脈高阜
天然限制若欲使之向若歸虛必須順其就下之性查下河
歸海之路從前所建各牯丁溪小海地勢外高不能洩水其
草堰劉莊伍疇新興等場皆得地勢分注關龍港新洋港等
口歸海惟劉莊大團牯至新興場石磙牯相距五十五里中
間並無一牯請於伍疇場之沿窪口蔡家港添建五孔石牯
二座開挑上下支河引歸新洋港入海又各牯下支河年久
兩牆裏頭尾土俱已塌卸請一併修堅又各牯下支河又沿
淤淺現比牯底高二三尺至四五尺不等請勘估興挑又沿
海港口現俱深逼惟射陽湖灣曲太甚洩水不暢竟有東西
僅隔里許而南北繞一大灣至數十里者應請估挑俾徑捷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壘

歸海至申場河以西河渠甚多現今淤塞者如泰州孔家涵
鹽城岡溝河皮岔河應疏濬深通以資利導又高寶運河東
隄原設石甌十餘座水大則洩水歸海水小則灌漑民田甚
為有益今即見甌子嬰南甌并邵伯三甌年久傾圮請拆修
以利啟閉以上皆下河歸海之路第下河州縣形如釜底每
遇霖雨即遭淹漫若高郵諸河過水太多盈科漸進方能歸
海而下河已不免泛溢查湖水勢歸江近而歸海遠歸海
紆迴而歸江逕直多一分入江之路即少一分歸海之水查
運河歸江之路芒稻甌董家溝石羊溝廖家溝四處甌俱
寬八十六丈邵伯以南運河東隄舊設金灣六甌金灣滾
東西灣坦鳳凰橋壁虎橋灣頭橋共寬九十餘丈上下相應
用以導水入江今東隄僅金灣六甌并灣頭甌過水通計七
甌口門止寬十二丈八尺尚不如芒稻東西二甌之寬鳳凰
橋正南木橋過水甚微東西灣坦面本高金灣滾坦淤土久
積致運河之水不能及時宣洩請俟霜降後將金灣滾坦創
低一尺東灣坦改低二尺五寸鳳凰壁虎二木橋下淤灘一
併挖深比運河底高七尺為準再西灣坦形勢不順毋庸挑
挖請將東灣坦添寬十二丈壁虎北木橋之上另開河頭十

二丈添建木橋一座匯入壁虎橋引河金灣坦底太高應將
北甌底改低一尺東灣鳳凰壁虎等橋坦外支河請照所改
坦脊一律挑深方得湍流無滯又邵伯西岸諸港口為湖水
遞入運河之咽喉如菜花港奶奶廟港陳家港紅橋港久經
淤塞臣於五月奏明疏濬已經完竣惟邵伯諸湖遞注之引
河多有淺阻每致停蓄請將黃子湖通連朱家湖之湯家莊
引河改向西南疏濬寬深再朱家湖通連董家湖之王家莊
地方開挑新河一道引水直注董家湖以達孔家橋形勢灣
曲應請以東首另挑引河入尤家窪下接挑新河一道由蕪
城墩後引入越河再將越河加挑節節導引諸湖積水入運
由鳳凰壁虎二橋出廖家溝等坦歸江又運河寶應之竹絡
坦外灘漸高難資宣洩請於竹絡坦南三里溝地方建設滾
水石坦庶山寶水勢可以平緩以上皆湖河歸江之路至宣
洩機宜惟在冬春初夏若六月後江面既高潮汐又大雖盡
開甌坦而減洩無多且山盱五坦寬三百三十丈又益以蔣
家坦十八丈而歸江甌坦止八十餘丈來水幾五倍於去水
必須長年開放減洩俾高寶諸湖豫留過水之地斯不至壅
滯但芒稻甌河係兩淮鹽艘必由之路若下板堵坦以濟鹽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三

運則河工坐誤機宜若全開廂垣以利湖河則鹽船淺阻期於兩不相妨庶可行之久遠臣悉心咨訪或稱另開運鹽河道或稱於人字河築垣建廂二說皆不可行查灣頭至丁堰一經啟板即虞淺阻請將運鹽河道估挑以芒稻西廂底水深五尺爲度使運鹽河內長存五尺底水則鹽船可以造行而沿河廂垣可以長年啟板既利河工亦無礙鹽運再下河各州縣小港支渠不可數計豈能普律興挑查康熙年間每歲令下河居民挑濬渠港著有成效請責成地方官於農隙時查明田間水道有湮塞淺隘處傳集里民按地畝辦理佃戶出力業主給食逐年開挑挑出之士卽堆成圩岸以護田疇是在有司善爲督率每年將所挑各河造報督撫稽考數年後渠港通達旱澇有備至籌辦應修各工內歸江者列爲急工歸海者列爲緩工其歸江工程須在九月間興工請下督河撫鹽諸臣會議如果應行興舉卽速確估具題務於秋汛後刻期償辦再各工內所需銀兩屬水利者應江蘇藩庫動支屬鹽務者應兩淮運庫動支屬河工者應河庫動支統俟會議分別辦理掣按此奏在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二十

四日疏入照議交尹繼善白鍾山疏高寶興泰下河被水之由議更行交議 尹繼善白鍾山疏高寶興泰下河被水之由議論不一或謂歸江之路尙有淤阻以致湖水壅滯不暢殊不知通江各河如東灣西灣金灣六廂鳳凰橋堦虎橋灣頭各河俱經節節疏通而芒稻一廂又常開不開廖家溝石羊溝董家溝隨處通流歸江之路不爲不暢現無淤阻是下河受災並非因通江無路也議者又謂夏秋之間海潮甚大內外頂阻以致下河之水不能歸海臣等亦謂其說可信及身歷細訪高寶一帶去海數百餘里當受淹之時離海甚遠潮水未到海口高寶早已受淹是謂海水頂阻以致下河受災其說亦不確也然則下河受災之由究係何在查洪澤一湖匯全淮之水每當盛漲卽由五滾埧減洩盡入高寶諸湖將南流歸江而相去尙遠將東流歸海而爲道甚迂惟有下河各州縣地勢低窪形如釜底湖水由高郵各埧建甌而下先及高郵次至寶應再次至興化泰州及阜甯鹽城節次被淹皆由車運南關等埧並無限制故湖水一長不及歸江歸海而先從各埧滾入下河其流甚順其勢甚便從前高斌任總河時曾奏明堵閉高郵諸埧截攔湖水注江不使流入下河下

河各州縣卽得連收數年後因東水太緊運河東隄不能收
拾完固致有二瓶之美則可而泥於一時成敗謂其所辦全
非則不可查乾隆十八年臣尹繼善會同劉統勳等會奏明
將南關車邏等埧封土三尺伏秋水漲次第開放後於二十
二年又經改議埧上不必封土在其過水意謂以漸而去下
河可以容受但漫無節制一遇水發下游易淹臣等前議原
未合宜不可不圖變計今欲下河減災惟有節其來水欲節
來水惟有將南關車邏等埧仍封土三尺俟水長三尺之外
方許啟埧再不能容方啟五里昭關等埧次第宣洩如在三
尺以內仍嚴緊防守不得擅啟俾湖河之水專注歸江歷查
各年過水尺寸大率一二尺至二尺餘寸居多過三尺以外
者十年內不過二三年如水長三尺以內滾埧無下注之水
則下河可獲豐收儻過水而時日稍遲則早稻先登數已得
半卽間遇異漲致埧畧早而數年一次小民亦所甘心是埧
上封土實爲保全下河良法論者謂下河之水減少固能受
益而上河之水壅滯必更受淹似非公平不知下河之田數
十倍於上河應通盤較量况照定案於湖水盛漲卽令惠濟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畜

各廂相機下板減河口來源使運河騰空以爲宣洩高寶湖
水去路再將低窪湖田查明豁糧爲蓄水之地則上河不至
偏枯而下河賴以保全者廣矣所慮者運河一帶全恃東隄
以爲保障滾埧一經封土則大汛水長必至隄工受險河員
防守較難必須將東隄土石磚工通身查勘凡有殘缺卑薄
及時修理並將運河兩旁有礙淤灘酌量挑挖使水有容納
其運河西隄先當湖水之衝現在隄身卑薄兼有磚石舊工
塌卸損壞若不修築恐一綫東隄不足抵禦請將西隄一併
查修以爲重門保障並將西岸各口修理高寶湖內之引河
淤者酌量疏通如此則下河之水既減其來源上河之水又
籌其去路舍此別無善策如蒙

恩允再

將應辦工程會商由河臣衙門確估分別題請於今冬明春

殊批此

辦理簡按此奏在乾隆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奉

弊冒銷

所奏補偏救弊之方各頂朕固不惜但應用之以實毋致滋

宸衷悉

山知督臣尹繼善等因下河時塵

運河酌辦西隄港口疏通諸湖引河俾湖水暢達歸江以保

聖訓遵 下河會摺具奏恭請 循辦理惟歸江之路尙有應行籌辦者查運河東隄金灣埧

口門寬四十丈而尾閘仍歸六瓶河內未能暢注且易淤阻 請於金灣埧下開引河一道正對董家溝滾埧並將董家溝

淺窄量加疏挑以注於江則尾閘更為寬暢又廖家溝石羊 溝董家溝三埧面尙高請改低三尺以芒稻西廂為準使

就下之水益加暢利歸江去路既多則歸下河之水自少矣 請下督河撫諸臣一併勘議辦理倘按此奏在乾隆二十五

年十月八日奉 硃批此係卿在京陳奏之事原以待明年南巡舉行今既改期且督

河諸臣已有挑濬之舉此奏實為允當有旨交尹繼善等勘議

高晉陳宏謀疏臣等接准 廷寄 尚書嵇璜奏於邵伯金灣滾埧下開挑引河並將廖家溝石

羊溝董家溝三埧改低三尺欽奉 諭旨交尹繼善等勘議河臣白鍾山因病未勘督臣尹繼善江西甫

回現又奉 旨進京不及會勘查時屆仲春汛水將至不宜再遲臣高晉陳宏謀

隨會同親勘金灣埧上承諸湖之水為歸江要道緣埧下引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壹

河仍匯入金灣六瓶內宣洩不暢且易淤阻應如所奏於金

灣埧下另開新河一道俾減下之水由董家溝直捷注江又

董家溝石羊溝廖家溝三埧均屬歸江尾閘埧底尙高亦應

如所奏各改低三尺與芒稻西廂之底相平則尾閘更暢臣

等復上下相度南關等埧現議封土三尺將運河東西兩隄

量為修補則高郵等湖水歸海之路既已節減自應將歸江

尾閘多方開展以達其暢流之勢今金灣埧下已另開新河

其原設舊埧僅止四十丈不獨埧面覺小且形勢亦覺背流

并請於埧北展寬十丈連舊埧面共寬五十丈以順其吸川

寢篴之勢則洩水更多又池下東灣西灣地方舊設滾埧兩

座減漕河之水直注石羊溝歸江西灣埧下引河短促僅

長二百二十餘丈即與東灣河相合非特水壅不流亦且阻

遏東灣之水倒漾出連應將西灣埧下引河取直加挑三百

二十丈至太平橋始與東灣之水合流則流長勢順庶西灣

滾埧有益再池下鳳凰橋引河洩水係由廖家溝歸江因年

久未修河內間有淤灘不能通暢亦應挑濬寬闊以資宣洩

至金灣埧下既開新河埧西又擬展寬則就下之董家溝埧

面并應展寬十二丈連舊埧共寬三十丈石羊溝埧舊有耳

牖兩孔實屬無用應將礮心拆去卽以牖牆爲滾垣裏頭計展寬五丈四尺連舊垣共寬三十七丈四尺廖家溝垣面原寬十六丈連年刷寬三十八丈應就現寬丈尺於東牆修建裏頭共展四十四丈各垣俱經改低又復展寬其垣下引河凡有高仰淤灘積土酌量水平挑切寬深如此一律辦理庶幾歸江之路暢而南關車邏東注之水自少矣以上各工約需銀一十四萬兩因係急工臣等一面咨會鹽政高恆在運庫內如數解交河庫道應用倘按此奏在乾隆二十六年二月杪疏入三月十日奉

硃批諸凡皆妥如所議行 又疏高寶興泰等下河地方積年被淹蒙

恩准將高郵南關車邏等垣封土三尺於金灣垣下加挑新河分流暢洩歸江現俱完工自此洪澤運河之水不致漫過三垣東注則高寶興泰等處可免西來水患矣惟下河各州縣境內支河汶港及田間積水向俱匯入串場河北流二百餘里於鹽城石碓天妃等牖始行歸海道遠紆回驟難消涸民間雖挑溝築圩不足以資捍禦歷來每有西水不至而雨多水積亦足爲患者是下游被淹固應杜其來源而本地積淤亦當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奕

籌其去路此牖下舊有歸海引河不可不加疏治也議者謂海潮勢大近海挑濬恐內水未出外水先進又謂雨多水漲各處匯集卽分疏引河不能洩水歸海伏查范公隄綿亙六百餘里串場河自南而北向建石牖十八座每牖俱有引河專爲洩水歸海之計嗣因洪湖之水由高郵各垣東注下河形如釜底水未到牖地已被淹是以不暇計及牖下引河今南關等垣旣已封土金灣復又開河經始旣有成模則善後必規全局查現在鹽城石碓天妃牖引河寬深由新洋港歸海洩水甚暢又興化白駒青龍八竈大團等牖引河於乾隆二十二年經嵇璜奏准挑濬由關龍港歸海雖不能如石碓等牖之通暢而牖水現由外趨頗資宣洩其餘迤南之丁溪小海迤北之上岡北草堰陳家衝等三牖緣彼時尙可通流列入緩工未及挑濬年來水淹沙停有竟成平陸者各牖亦常閉不用臣等親往查勘現有王家港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二三尺寬十四五丈又有疏濬湖寬更深甚臣等再四講求若將丁溪小海二牖引河疏濬深通順勢再開一引河匯入王家港歸海又將上岡草堰陳家衝三牖各引河疏通順勢亦開一引河匯入射陽湖歸海就其阻塞之途因勢利導俾

散漫之水裁灣取直匯歸通海之遶庶更併力歸海總以海
爲歸宿並非另疏海口不致倒灌至謂引河不能洩水歸海
則從前所開之白駒等牐引河現在洩水歸海已有明徵蓋
積水之區多一尺去路卽早消一尺積滯並可早涸一尺田
地數州縣之積水增此五牐於引河節節疏通源原宜洩小
民見水易消自必齊心合力各挑河溝加築圩堰蓄洩兼資
早澇有備將見沮如漸成沃壤容臣等於本年封土以後夏
秋之間再看下河各州縣水勢情形詳籌審度將應需銀兩
樽節估計另行妥議倘按此奏在乾隆二十六年六月三日
奉

殊批甚

奸應行之事妥協辦理可也

劉統勳兆惠高晉陳宏謀疏

臣等前往高寶甘泉運河相度疏濬機宜沿途查勘測探運
河水勢現在深通至湖河之水以三坦爲來源以江海爲去
路而歸江多一分之水卽下河多一分之利臣等遵查運河
歸江之路自邵伯以下向設灣頭牐壁虎橋鳳凰橋西灣坦
東灣坦金灣滾坦金灣六牐共七處俱係宣洩湖水由鹽河
歸廖家溝石羊溝董家溝芒稻牐等四河分流下注內如灣
頭牐洩水最暢壁虎橋河僅長一百餘丈與灣頭牐相連鳳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卷

鳳橋河兩岸陡崖積土甚高難以展寬且該處磚木橋三道
河面已寬十餘丈足敷分洩不必另辦查金灣坦引河俱上
年新挑該處緊接六牐地居上游而董家溝下注宣洩湖河
最爲便捷惟滾坦寬五十丈測量河身寬十五丈河底寬八
丈向未暢達又金灣六牐舊有鹽河由芒稻牐歸江最爲寬
深從前原與金灣坦之水匯歸入江去處甚暢今金灣滾坦
旣另挑新河六牐金門尚存其舊僅寬十丈八尺來源過窄
又東灣滾坦先於乾隆二十三年落低三尺西灣未經並落
宣洩不暢臣等酌議將金灣坦新挑引河再爲展寬以河底
十丈爲率河身下游地勢稍仰亦一律挑浚使有建甌之勢
六牐鹽河舊爲歸江水道向設南中北各二牐河頭築隄分
爲三路匯歸一處其北牐二門爲運鹽要津南中二牐牐底
較高較滾坦過水尙覺遲滯應仍留北二牐以濟鹽運自中
牐地南添建石坦三十丈並將中牐照舊存留與北牐相隔
二十四丈牐下土隄接築加長並挑引渠以順水勢其下注
之水旣與鹽運無礙而盛漲時湖水得以暢達西灣滾坦照
東灣一體落低三尺並於西灣河頭酌挑寬深以導引水勢
則高寶諸湖歸江之路益增宣洩之形益暢實於下河民田

盧舍大有裨益臣等查勘後卽往六塘河等處再勘宿遷等
州縣河道現議建埧挑河處所交淮揚道吳嗣爵揚州府知
府楊重英將工段界址插標立誌恭候
聖駕順道閱視所有應辦工程督撫河臣詳細確估具奏俟秋後水
落卽遴員僱辦按此奏在乾隆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奏上奉

硃批所議甚合朕意應如是者時

聖駕正南巡也四月初六日

上諭行在內閣江南瀕臨河湖沮洳之區南則高寶甘泉北則宿清

海沭各屬最稱窪下每遇伏秋大汛霖潦堪虞而下游蓄洩機宜
惟洪澤一湖尤爲橐鑰關鍵朕早夜勤思爲澤國生民求保障安
全之計疇咨所及中外臣工持議各憑所見非親巡規畫難定折
中昨駐蹕蘇城時先命大學士劉統勳協辦大學士兆惠會同督
撫河臣將歸江歸海各路詳勘標識朕迴鑿取道按閣講求指示
其在高寶一帶應宣導歸江者自邵伯以下如灣頭牯壁虎橋鳳
凰橋等處河身寬展足資分洩惟金灣滾埧寬五十丈而新挑引
河僅寬十五丈底寬八丈未能暢達應再爲展寬以河底十丈爲
率迤下地勢稍仰並一律挑濬深通俾成建瓴之勢又東灣滾埧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突

前年已改落低三尺而西灣埧尙仍其舊諸臣議請一體落低三
尺朕量該處洩水情形至爲便捷應將西灣埧再加落低一尺共
低四尺則平日已有尺水入江循序而進庶可豫減暴漲之勢其
河頭亦加挑寬深以資利導設遇落水過多運河間有淺澀卽宜
將淺處深容以視小小切埧撥淤從事於河中者不猶愈乎其金
灣六牯應拆去中二牯添建石埧接築土隄並量挑引渠以備盛
漲湖水自無闕壅之患然此節節措置特爲三湖旁疏曲引起見
耳若其溯源掣要爲釜底抽薪之計則莫如廣疏清口乃及今第
一義現在測驗洪湖高堰五埧高於水面七尺及七尺五寸不等
清口口門現寬二十丈當卽以此酌定成算將來俟兩埧之水如
再增長三尺清口不必議展仍存其蓄清之說如由三尺長至四
尺卽將清口拆寬十丈湖水以次遞長則清口以次遞寬總以上
埧增一尺之水下口加開十丈之門爲準其或入夏後水勢一時
不常旋長旋落則不必以口門旣展急事堵塞以過秋汛爲定逐
漸收束清口仍至二十丈或十數丈如此則全湖勢暢以視求助
於分支別派者其功奚啻倍蓰哉脫以清口拆堵費工而鯁鯁過
慮獨不思湖水浸溢下流所費更當何似以拆堵費工而鯁鯁過
小不待握算而知也此皆朕目擊深維集衆議而取裁定制如此

地方大吏其善體朕意實力奉行所有應添石垣土隄及一切挑
挖疏濬各工該督撫河臣會同鹽政確估覈議以聞尹繼善陳

聖

駕南巡指授機宜令將西灣垣加落一尺共低四尺俾平日已有
滾垣前已落低三尺而西灣垣尚仍其舊今春

宏謀高晉疏運河東岸東西滾垣爲洩水歸江要路因東灣
尺水入江並將河頭加挑寬深臣稟遵辦理催據各員報稱
年久堅實創掘頗費工力臣以舊有限完竣惟垣下金門三合土
盡庶便另築新三合土誠恐工員辦理草率委員查察不周
復委准場道吳嗣爵督辦茲據稟稱舊有三合土垣底俱
經起除淨盡另用新三合土築成垣基業已完工緣新築之
三合土必須陰乾結實尙得數日方可開放茲臣親到工上
透卽率同道廳於本日午時開垣放水運河水勢較上月初
二日

聖

駕臨幸時落水七寸是以垣下金門只過水三寸然過水雖小順
溜下注新挑引河頗有建瓴之勢循序直達石羊溝通暢無
阻正與東灣垣底低一尺之尺寸相符現在運河中泄水深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堯

五六尺不等舟行便利平時已受減洩之益如將來水勢隨
時加長則過垣之水自必以次加增於歸江宣洩機宜實爲
有神倘按此奏在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六日高晉疏臣等
敬奉

聖

訓

將西灣垣落低於汛前辦竣其金灣河應行展寬挑深併六牖
改建石垣各工擬俟汛後備辦臣於霜降後會同督撫鹽臣

將金灣河等工於附近廳營州縣內遴委承修各員於上年
十二月初一二等日陸續依限報完臣親往驗收按原估丈
尺段落併上下形勢細加確覈金灣引河河底俱一律挑寬
十丈面寬自十餘丈至二十餘丈不等迤下地勢稍仰亦皆
挑深自二三尺至六七尺連前深一丈餘尺至二丈餘尺不
等形如建瓴將來水由董家溝歸江可期暢達其金灣南二
牖改建石垣寬三十丈其垣脊高下卽照西灣滾垣落低四
尺並築隄挑渠由芒稻河歸江各工均如式辦理復查芒稻
河舊設十牖向例冬春開板夏秋酌定水誌啟板續於乾隆
二十三年尙書嵇璜奏明鹽船由舊越河直達金灣北牖將
芒稻牖常川開放如遇水小卽在芒稻牖池東築垣蓄水直
至汎水長發方始開放今金灣南二牖業改建石滾垣照西

灣滾坦一律落低。坦下引渠又經加挑寬深與前不同。是伏
秋大汛已暢洩無阻。而冬春水小。又應因時制宜。酌量變通。
再四熟。籌冬春之際。與其在芒稻。廂地東築。坦蓄水。不獨多
費錢糧。且啟拆時。坦底稍有未淨。轉礙宣洩。嗣後。應將芒稻
廂。每年冬春水小。酌量下板數塊。於農田灌漑。鹽船運行。阻
有裨益。交夏汛水將發。卽全行開放。於宣洩。盛漲仍不致阻。
礙。從此操縱。由人相機。啟閉。則水小水大。均資利賴。矣。倘按
此奏。在乾隆二十八年正月。莊有恭疏。高寶興泰等州縣。
下河節年被淹。蒙將南關車邏等坦。封土三尺。又於金灣。坦
下加挑。新河分流。暢洩。下游州縣。俾免西來水患。惟來源既
杜。而本地積潦。亦當籌其去路。乾隆二十六年五月。閩經高
晉。陳宏謀。審度形勢。請將泰州丁溪小海二廂。引河疏濬。深
通。再開一引河。匯入王家港。歸海。又將鹽城阜甯境內。上岡
草堰。陳家街三廂。各引河疏濬。亦開一引河。匯入射陽湖。歸
海。俾積水早消。飭淮揚道府等。勘估議詳。尙未辦理。臣復查
案行。催茲據吳嗣爵等會同各司道詳覆。此案工程。應先將
廂下引河挑濬。深通。再爲廂上引河之計。現據覆估。鹽城阜
甯泰州境內。共估需銀入萬九千四百二十七兩七錢七分。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辛

其間工程多係裁灣取直。順流歸海之遶。按照估冊。確數無
浮。酌議派委工員。另詳飭辦。所需銀兩。請於運庫正款。動支。
臣查丁溪小海上岡草堰。陳家街等五廂。引河自乾隆二十
二年挑濬。白駒青龍等廂。引河時前項河道。尙可通流。是以
列入緩工。未及挑濬。年來水緩沙停。竟成平陸。一經漲潦。四
面漫溢。自應早爲挑濬。江南地方。春深多雨。如俟部覆。興工
有稽時日。請酌動五分銀兩。容臣與督河二臣委員。領辦。餘
俟部覆到日。再行給發。倘按此奏。在乾隆二十八年二月朔
。裘曰修高恆明德疏。臣等接准工部移咨。議覆臣明德會
題。請銷泰州鹽城阜甯三州縣。興挑丁溪小海上岡草堰。陳
家街等廂。下歸海引河一案。以冊內全開水土淤土。與原奏
不符。交臣裘曰修高恆就近體察。各處土性。河形。並各河裁
灣。取直。段落。是水是旱。有無虛飾。確查覆奏。臣等卽調查案
卷。訂期會勘。臣裘曰修高恆於初一至阜甯。臣明德自蘇
起程。亦同日。至阜甯。會查泰州興化鹽城阜甯一帶。有申場
河一道。因鹽場俱在河濱。故名。申場綿互數百里。上受淮場
運河。及高寶諸廂。湖河之水。東注歸海。河東卽係海濱。沮
如沿河舊有范公隄。用以抵禦海潮。又設廂座。開有引河。以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主

資蓄洩水小則閉牐束水以利農商水大則開牐放水以免
 淹浸其下溪小海上岡草堰陳家衝等牐卽申場河范公隄
 善洩之牐座也臣等自初一日至初六七等日各引河俱爲
 海圍及萬盈墩以下勘視入海路徑現在所挑各引河俱爲
 有益蓋河東一帶臨海窪地引河一開水有約束方免浸淹
 前因舊有引河在淤淺每至伏秋積水壅遏潮汐轉致倒
 灌故將牐座常閉致積水無消實爲民患前署督臣高晉撫
 臣陳宏謀彼時查勘丁溪小海上岡草堰陳家衝等牐下各
 引河俱已淤平是以奏稱竟成平陸並以引河迂回不暢請
 裁灣取直以資宣洩動帑與挑今臣等查勘原奏亦以爲既
 成平陸且又裁灣取直係屬旱地何以不開銷早土而開銷
 水土淤土前之原估各官及地方土人並詳察該處情形僉
 云未經挑空引河以前居民多在水中數年以來運河三坦
 並未過水及動帑開挑引河上游之水始得循軌暢流不致
 泛濫民舍得免淹浸至地氣卑溼原屬下下之區現雖水涸
 然畧一挑空一水以下卽係淤水臣等合用鑿挖驗果如其
 言並查對原估報部冊內原係水土淤土並非事後虛冒查
 原估時督撫以下層層覆看斷不能以土工稱作水方淤方

總緣當日河身淤塞無復河形故原奏有竟成平陸之語其
 實濱海沮洳本無旱土所開水方淤方委無浮冒情弊倘按
 此奏在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九日高晉吳嗣爵薩載會
 議酌放五坦以濟下河事宜疏奉

上

諭據薩載奏到江省被旱地方情形一摺內如高郵寶應等處地
 屬濱湖易資灌漑何亦一律被旱歉收前因下河低窪易致淹浸
 是以令將五坦堵閉不輕宣洩勿使有礙民田若當夏秋缺雨之
 時稍減洪湖之有餘以濟下游之不足於事實爲兩便與其湖
 水暢出清口徒爾滔滔歸海何如酌計尺寸分潤下河之爲愈乎
 高晉等平日但視洪湖爲澈黃之資而不知其可爲濟旱之用故
 未嘗計及於此自屬狹畧著傳諭高晉會同吳嗣爵薩載留心查
 覈嗣後或遇下河高寶等州縣稍旱之年應如何酌計分寸開放
 牐垣以資灌漑之處悉心妥議擬定章程具奏欽此臣等查高寶
 運河東岸設有牐座涵洞西岸設有出水港口每年四五六月
 西岸港口雖不輕啟而重運過後東岸牐垣涵洞全行開放
 以資下河民田卽重運正行之際如河水浮送有餘五坦應
 時需水亦皆酌量挹注此向來辦理章程也至洪湖五坦應
 以石脊爲準如高堰誌椿湖水長至八尺五寸及九尺坦脊

聖慈指

與水面相平石脊以上有餘之水始能把注高竇諸湖由連河達江乾隆十六年仰蒙

授機宜將天然牖永不開添建智信二石堤仍以堤脊加封浮土自三十年後恐旁洩過多力不敵黃將仁義禮三堤亦照智信二堤封土攔蓄大展清口使會黃歸海本年五月

旨垂詢

欽遵籌議仍照十六年定誌止將智信二堤封土其仁義禮三堤聽其過水由漸分洩此先後酌定過水之限制也從前

河工習氣水大但知宣洩不顧浸田水小又拘泥蓄清敵黃不顧禾稼受旱臣等於河工地方不敢歧視祇緣本年夏秋

雨少淮水未發白露節前洪湖水誌尙在九尺以下既不能過堤且不能抵黃無從分潤下河至高寶運道六七月間皆

係清口倒灌之黃水其時下河需水會開東岸牖洞分注一經分洩運河重船卽形淺阻當飭各牖洞輪流啟閉無如涓

涓細流不能及遠凡附近牖洞涵洞低田得以車戽灌溉皆獲有收其東西兩鄉離河稍遠車戽不及均不免受旱仰惟

皇上慎重河防保衛民生自應隨時籌辦請嗣後洪湖水勢如高堰誌椿長至九尺以上仁義禮三堤聽其過水下注高寶諸湖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五

以爲備遇旱年洪湖水小誌椿在九尺以下石脊不能過水而寶應諸湖充裕沿湖西鄉地畝足敷灌溉卽先將西岸港口酌開數處灌注入運其運河東岸除南關車邏大堤非遇盛漲仍不許開於其餘各牖洞均須啟放分潤下河總以運河存水五尺爲度以濟漕運餘水儘歸下河以利農田如雨水調勻下河不須灌溉卽毋庸開放隨時調劑水勢

倘按此奏在乾隆四十年十月時高任江督吳任河督薩任蘇撫薩載李奉翰疏奉

上諭

前經薩載李奉翰奏報回空糧艘於十一月十八日全行渡黃街尾南行俟催出江口卽照從前阿柱在江口時議定將黃水築

堤築任挑渠放水各事宜次第辦理以濟來年重運等語現在清口會否築堤將黃水堵任不令倒灌通湖各引河重運等語現在清

寬深並淤沙作何籌辦清水自築堤收蓄後高堰誌椿已陸續長三尺五寸日來會否續有增長著查明迅速覆奏欽此臣等查

陶莊河尾倒鉤引渠揚州三溝牖運河應築全堤及裏河濟運堤暫行開放於十一月十八日回空漕船全數渡黃後恭摺奏報一面將各處應築堤工先就兩頭堤基以次償築酌留口門俟回空全出口卽行堵閉嗣據稟報邵伯三溝牖

江北運程

卷二十六

七

池上周家莊佑築堤工於十一月二十二日開工二十九日
 即經辦定中留口門寬三丈並因山清高實地勢建低若僅
 築一堤難禦水勢復於寶應南樓適中地方添堤一道於二
 十六日興工十二月初一日辦定亦留口門寬三丈其黃河
 倒鉤引渠兩邊原有鉗口柴堤因黃水進口搜刷並經用料
 鑲壓現收口門寬一丈四尺正在備堵接鹽臣全德札會淮
 南引鹽由通泰各場捆駁出六瓶入運設若將三溝廂池上
 運河堵截揚州一帶無水下注儀河內運鹽淺阻民食額課
 攸關或於三汊河池下攔河築堤俾全歸儀河俟長有四尺
 餘寸然後於三溝廂築斷庶鹽船得以行駛查運河籌辦固
 屬目前急務而鹽運亦關緊要隨委淮揚道相機備辦以濟
 鹽運至回空尾幫十二月初四日已過揚州仍嚴行償催俟
 全出江口即開放清水一面將上下各垸堵合現在裏河揚
 河揚糧各屬河道水深四五尺至八九尺不等冬令水已歸
 槽黃水少溜緩是以兩腮雖有浮沙中泓並無淺滯將來
 清水下注即可刷動至洪湖自築堤攔蓄前已長水三尺五
 寸上月以來又續長五寸高堰誌椿現存四尺較上年冬底
 多存一尺六寸今冬雨雪透足春雨諒亦優渥計明年重運

渡黃時尚有兩月湖水定應加長將來開放濟運攔湖堤酌
 開口門二三丈既蓄勢以刷淤沙並節流以資利濟其通湖
 引河五道業經先後挑竣續奏淮揚運河回空漕船於十二
 月二十一日全出瓜洲江口各赴水次受免所有三汊河池
 上迎恩亭蓄水堤工口門即飭江防廳管堵合黃河新挑倒
 鉤引渠亦於二十四日堵閉將濟運堤開寬二丈五尺暫將
 洪湖清水啟放入運俟揚州儀徵等河水勢補足即將邵伯
 三溝廂寶應南樓二處堤廂堵截其裏河濟運堤亦即趕堵
 在運河內既已層層築堤束水養河無虞乾涸而湖水亦不
 致消耗留濟來春重運並資刷沙之用據淮揚道師彥公詳
 外河廳順黃堤池下新河尾挑空倒鉤引渠連鑲做裏頭添
 築挑水兜水鉗口等堤共用過銀八千二百餘兩此次堵閉
 口門用工料銀九百三十餘兩其三溝廂南樓二處堤工用
 銀八百餘兩迎恩亭堤工用銀一千三百餘兩詳請覈奏經
 臣等逐工覈實飭造細冊另題再洪湖清水高堰誌椿前長
 至四尺日來又長二寸共存水四尺二寸合併陳明倘按兩
 疏均在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徐端疏揚河廳自寶應下至
 高郵運河西岸係白馬汜光高郵鹽社諸湖僅賴一錢單隄

爲界臨湖一面向有磚石工捍禦本年伏秋汎內因義堤過
水盛大各湖漲滿高寶西岸湖河相連低矮隄工浸水歷經
風浪掀掣刷成缺口計掣御磚石工二千三百八十九丈著
落賠修其估修工二千二百六十二丈八尺俟春融興砌至
通江各路原經放放之金灣六廂鳳凰橋壁虎橋亦俱堵截
斷流堤外木橋向通驛驛前因漫水衝倒均經購備木植鐵
釘如式一律完竣明春重運經臨足資牽挽倘按此奏在嘉
慶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吳墩徐端疏南河目前急務首以
濟運爲先而漕運要津尤以運口爲急自去冬興工以來上
月中已將運口頭堤二堤及蓋堤補築完竣此外應補之三
草堤及南緯隄頭廂上之老鶴背緯隄北裏頭等處隄埝各
工悉係漕船經由要道應用料土較多未能同時並集而重
運正聯檣北上緯挽之路最爲緊要臣等督飭道廳先將北
裏頭緯道補還其南緯隄及老鶴背工段較長築做柴堤非
尅期可竣察看形勢先於灘上築成土堰兩道則南北兩岸
均通緯挽無礙船行仍將南緯隄補築柴堤以還舊制其老
鶴背再酌量辦理又新堵臨湖磚工繞越堵閉後原擬另補
磚工惟舊有磚工處塘水甚深估算磚塊石料錢糧旣多且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告

燒磚集料有需時日勢難汎前趕辦惟有將新築圈堰再爲
幫寬加高並於護隄外起填碎石以禦大汎其磚工應否補
砌俟霜降後察看再議以節糜費至余家堤新堵大堤後亦
已澆築土餞大汎足資防守其運口下至平橋汎裏河廳兩
岸隄工向本卑薄近年黃水倒灌河底淤高隄工愈形卑矮
且多民房占礙幾於無可施工查上年六月湖水異漲高堰
大隄及運口清江淮城平橋一帶危險萬狀臣夜分投搶保
那彥成率同道將等在運口清江高堰等處晝夜分投搶保
其清江廂以下煙墩營房至淮關淮城一帶勢難兼顧幸賴
淮關監督臣祥紹捐備銀錢親率員弁丁夫上隄幫同搶護
始得保守是裏河境內隄工實爲至急至要不可不趕緊修
築隄上民房必得拆去經督臣鐵保出示曉諭并飭府縣諭
令拆移讓出隄基先將根腳幫寬然後加高並擇淤土包築
寬放坦坡庶資捍禦臣等派員嚴查務令層層夯碾堅實不
任絲毫草率自正月下旬開工已有四五六分不等三月
杪定可全竣平橋以下揚河揚糧兩廳隄工卑窄更甚西岸
卽白馬汎光高寶祁伯等湖僅恃一幾子堰攔禦兩面皆水
無土可取東岸則坡垣田廬鱗次櫛比僅有卑薄土隄一道

在在堪虞現亦分派廳營汛弁領銀興辦並檄地方官令監
查礮工以杜偷減草率庶可捍衛再黃河運河隄上多有占
礙民房而運河附近城郭處占礙尤多現在培築非清理基
址不能幫寬不得不令起拆瓦官等會同督臣鐵保行令拆讓
並查明起拆瓦房草屋間數酌予修費以示體恤仍咨督撫
臣嚴飭地方官申明禁例此後概不准在於隄坡蓋屋儻仍
徇隱有礙大汛修防卽將地方官及本管廳汛參處以重河
防倘按此奏在嘉慶十四年三月四日是月九日奉

上諭沿河兩岸建築大隄原以保護居民田疇廬舍今隄形卑薄勢
不能不加培築若居民於隄上搭蓋房屋致礙修培遇有盛漲
將何時以資捍禦自應飭令及時移拆無誤防守要工惟是隄上
向禁車馬往來焉有任聽居民私蓋房舍之理總由首先搭蓋時
不行查禁遂相率效尤日積日多著該督等查明此項民房建造
始自何時若年深日久前任半多物故姑免追究如係起自近年
卽將本管廳汛及地方官查參仍切曉諭以爾等貧苦小民寄
居隄上從前或係不諳定例是以此次起拆房間不但行加罪
且賞給修費俾資移徙自申明例禁之後若再有侵占隄坡私建
房屋者必當照例治罪不能再邀恩寬地方官及該管廳汛不行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差

查禁亦必從嚴懲處慎固隄防卽以保衛民生該督等務當和衷
共濟妥洽辦理是月十七日欽保吳璠徐端疏臣鐵保由荷花塘

揚河一帶查工到浦赴河口閱看查頭二兩堤並上下雁翅
護埽及頭堤外蓋堤均已築做如式並於頭堤金門外北岸
添築陸關堤漕船出口繚挽頗資其力其三堤現在趕築不
日可竣至運口繚路因上年夏南繚隄北裏頭老鶴嘴全被
衝塌河面寬廣難行今北裏頭南繚隄均已補還攔出河槽
船隻照舊挽行惟老鶴嘴刷成河泓一道糧艘正在此行走
未便補築柴堤是以靠北岸先築土堰一道亦可拖犁繚挽
至揚河揚糧裏河等廳培築隄工臣鐵保查勘已有六七分
工不等閒有未能堅實嚴飭翻築加礮不任偷減月底月初
一律全竣所有隄上占礙民房前臣等會檄地方官諭令拆

讓茲奉 諭旨臣等欽遵恭錄出示曉諭俾小民咸知

聖慈優卹得免加罪此後務各稟遵不得再有占礙查運河兩岸城

垣閘閘所集是以建屋稠密年月久遠靠隄貧民居多其無
礙近防者勢難概令全拆以免紛擾其隄上間有搭棚棲止
係近年被水灾民不在例禁臣等倍加賞卹諭令拆讓俱已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美

遷去現飭地方官及廩汛自此次隄工培築後不得再在新隄蓋房其隄根舊屋遇有坍塌不得修造讓出地面以便修守儻視同具文卽行嚴參以重隄防 吳灌徐端疏淮揚運河河底本深隄工並不險重連年黃水倒灌徐高隄身汕刷日形卑薄節經擇要加培而新幫隄工土居多且春汛甫交水已盈滿處處均須防守一交大汛湖水入運必旺恐難容受自清江至淮安府城居民輻湊錢糧倉庫所關必須豫籌分減庶免泛漲之虞臣等檢查行水金鑑所載淮城迤南楊家廟柳園頭狀元墩一帶舊有涵洞五十座可見淮城至平橋上下向來木多宜洩之處爲豫防湖漲地步現在兩岸涵洞無多且甚窄小僅能引水灌田不能減洩盛漲其餘已廢本無基址可考惟運口通濟牖以下有雙孔涵洞淮城迤南有興文牖又平橋以下涇河黃浦兩牖尙可分洩但各牖下溝渠久淤宣洩不暢上年六月湖水異漲不得已將余家垠干根旗桿奏明開放洩水歸湖清江淮關淮城始得保全今涇河黃浦兩牖石牆損壞一時修砌不及祇可酌做鉗口草垠以備緩急此外必須另籌去路庶可分洩汛漲臣等與道將等商酌運口雙孔涵洞僅寬九尺六寸高五尺八寸洩水無多現將洞口拆起加高四尺過水較暢洞下舊有引河逼白馬湖業已淤平現今估挑兩岸築堰洩水歸湖以免漫淹民田則清江浦以上漲水稍可分洩淮城以下祇有東岸與文牖難資宣洩查柳園頭之狀元墩前係涵洞洩水之處且在西岸隄內多係湖灘非東岸有礙田廬者比且距護城河不及三里若抽挑引渠兩崖築堰使洩水由河下注白馬湖儘足容納今酌做柴牖一座寬一丈二尺用厚板鋪底並用大木簽椿空槽下板以備水勢大小隨時啟閉多此一路分洩不特三鋪漫口堵閉後無虞著重卽淮城寶應一帶亦可藉減盛漲詢之官民衆議僉同現令道將堵節確估趕辦柴牖於牖下挑築築堰俟今冬水落後察看情形改建石牖俾垂永久如此酌籌宣洩庶湖水盛漲使之循序下行隄工可免險重倘按此奏在嘉慶十五年三月十九日慶桂等議覆兩淮鹽政阿克當阿挑空運河疏據原奏稱淮揚運河綿亘三百餘里近年來疊次浸口更加淺阻若不及早挑空則運河不能通暢尤恐爲時過促草率葺工旋宅旋淤終歸無益必於九月內俟漕船過竣卽將清江頭二三垠堵閉築垠斷流上自清江下至瓜洲分段挑空務盡十冬臘正四月

之亦催併完玉如此辦理一二年庶冀一律深通等語臣等
查近年來運河淺阻固由於疊次漫口而漫口之故則由於
黃水倒灌倒灌之故則由於河底墊高清水頂阻不能不借
黃水以濟運以致積淤潰決百病叢生是運河為受病之地
而實非致病之原果使海口修復以後河口淤墊頓除清水
得以暢出敵黃並得分流濟運則運口以內新淤不致停留
舊淤並可刷滌即或道里綿長水力不無漸弱加以人力疏
挑自可事半功倍設使河口之淤墊未及疏消清水仍有頂
阻自應於喉吻要地籌畫機宜為控制全局之計若不除倒
灌之根而亟亟以挑挖運河為事恐濁流內漾旋挖旋淤雖
一時疏濬深通亦殊無益况黃水自高而下運河之挑挖逾
深則倒灌之勢益猛決隄吸溜為患滋多臣等公同商酌以
現在運河之應否大挑當以黃河之是否倒灌為準應請
尚書托津順天府尹初彭齡會同督臣河臣確勘情形奏明
覈辦倘按此奏在嘉慶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初彭齡熟
籌下河水利宜加修理疏下河地窪數百餘里為上游奔匯
之區向值運河水盛啟垣減洩其邵伯以南由人字芒稻諸
河入江者十之二三邵伯以北由高郵南關車邏昭關分注

旨飭令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七

高寶興鹽等處大海者十之七八若水小年分緊閉三垣東
水歸江原可通行設洪湖盛漲運河水滿入江之路不能容
洩則南關各垣不得不開而下流引河淤墊歸海無路則高
寶興鹽等處難免漫溢查乾隆十一十二等年高斌奏明堵
閉三垣東水歸江不使流入下河豐收遂有數年後因東水
太緊運河不能容納致壅潰成災多糜賑卹是以

高宗純

皇帝有數年所得不償此番所失之諭嗣十九二十等年經

劉統勳策撈尹繼善鄂容安白鍾山嵇璜等先後議准興修
大發帑金逐節疏浚下河田廬得以安堵著有成效迄今歲
久淤塞入海不暢一遇雨潦便多泛溢加以湖水奔注連年
被淹獨賑頻仍臣謂此時宜將下河歸海之路查照成規節
節疏通遇湖河盛漲自可宣洩裕如雖不能全免淹浸然積
水之區多一分去路即早涸一分民田較之盡遭淹沒輕重
懸殊目下修理各工不無繁費但合既往將來通盤計算比
之頻年豁免賑濟所省實多查此項工程前經百齡黎世序
等派員查估共需銀六十一萬三千餘兩應歸民辦五十萬
七千餘兩除緩辦銀十八萬五千餘兩計急需興辦銀三十
二萬一千餘兩又應歸商辦銀八萬八千餘兩應歸官辦銀

一萬八千餘兩所有民辦工程應行借款官爲經理灾民轉
得力作謀食以工代賑俟年歲豐收攤徵還款奏請修辦今
臣署理河篆自應覆勘以昭慎重查前任淮徐道候補通判
張鼎在工三十餘年參將劉重八十餘歲在工六十餘年完
二員工程最熟臣卽委往下河將應挑各工查驗一俟估完
覆覈確實卽行奏請交督臣百齡河臣黎世序籌辦倘按此
奏在嘉慶十八年正月十七日次年九月十九日百齡黎世
序奏江省高郵泰州興化東臺鹽城等處經前署河臣初彭
齡查明應挑應築各工分別官辦商辦民辦估計銀數於上
年正月奏奉勅估興修嗣臣等因原估河道情形更變委員
覆勘覈實估計酌分緩急次第辦理先將官辦銀一萬四千
八百餘兩並應行急辦之民辦銀四萬六千八百六十七兩
於江甯藩司并河道各庫分別動款先行趕挑完竣於上年
四月奏蒙

俞允迪

交冬令又因睢州漫口全黃匯歸洪湖啟放各垸減鴻下河
應挑河道爲水所占復奏明俟湖水消落各垸堵閉再行興
工本年二月閉垸後卽飭淮揚兩府督率各州縣并委員將
民辦工程覆加勘估情形更變之處或因河底刷深應行減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庚

估或因築垸挑淤應行增估其原估堰工亦有應增應減段
落通盤合計所減多而所增少共實需銀二十二萬六千三
百九十餘兩較上年覆估銀數節省銀十萬三千餘兩經臣
數動支交揚州府分交各州縣公選董事人等具領雇夫興
挑並會同臣黎世序分委各員催辦限大汛前一律報竣茲
臣百齡順道查驗泰州之斜豐港河東臺之蚌涎梓新二河
興化之梓新車路白塗海溝四河並鹽城興化之興鹽界河
高郵之子嬰厝河通湖橋市河運鹽官河新挑北澄子河並
上年急挑之南澄子河泰興港河關帝廟前挑河及官辦之
南關大垸新填五里中垸車邏垸下引河並堰工按照估冊
逐段簽量悉與原估相符堰工亦一律堅鞏詢之各州縣耆
老僉稱沿河一帶村莊本年秋禾暢茂業已刈割將來放
車邏南關各垸減水下注可冀循序朝宗附近民田不致淹
浸等語從此積歉窪區悉成沃壤凡在臣民無不感頌
百齡驗收後卽會同臣黎世序飭將車邏南關垸相機放旋
以洩運河之漲兼利運鹽之船下河田地亦得藉資灌溉播
種春禾洵於河防鹽務地方均有裨益又高郵南關垸下萬

皇仁臣

緣庵新河黨家灣廣緣庵新河尾等處皆填水下注迎溜頂衝之所據該州廳稟須估做防風護埽始得抵禦查此項工程歷係民間捐辦本年民人因領例價出夫挑築稍有賠貼若再令捐辦埽工誠恐民力拮据而此工關係保衛城垣又難因循不辦議將此項估銀二千二百四十七兩卽在前項減估節省銀內如數借用此後鑲修經費仍照舊歸民自辦不得援以爲例統計先後民辦河築堰並萬緣庵等處埽工共用銀二十七萬五千五百餘兩應歸地方在高郵等五州縣民田分年攤徵歸款其官辦項下用銀一萬四千八百餘兩應歸河工照例報銷現飭藩司道應造冊詳請具題至商辦各工實用銀數及查驗情形由鹽政臣阿克當阿另奏

江北運程

卷三十六

堯

